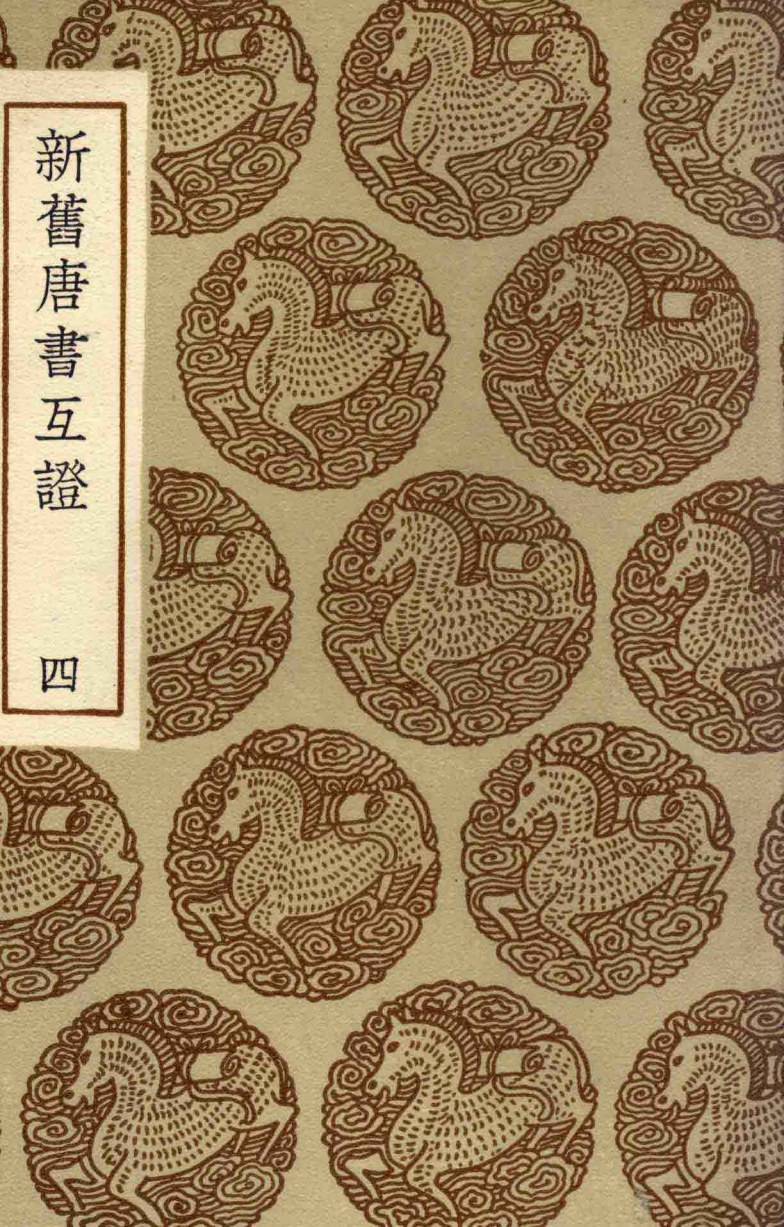


新舊唐書互證

四







新舊唐書互證

(四)

趙紹祖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證 互 書 唐 舊 新
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 者 趙 紹 祖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文淵 金雲峯)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六

涇縣趙紹祖撰

劉晏傳。新書。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授太子正字。舊書。年七歲。舉神童。授祕書省正字。案晏賜死於建中元年七月。二書本傳俱年六十六。考是年庚申。追數至元宗封泰山之年。是年開元十三年乙丑。五十六年耳。依舊書年七歲。則六十二。新書年八歲。則六十三。皆不得爲六十六也。舊書但言舉神童。不言封泰山之年。當爲是。

劉潼傳。新書。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新書糾謬曰。案南詔傳。潼爲西川節度使時。卽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擾成都。至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何嘗不敢犯邊乎。又案鄭裔綽傳。宣宗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今潼傳漏此一事。蓋闕文也。

案劉潼爲西川節度。在咸通七年三月。當如吳氏所糾。至潼旣因鄭裔綽奏。未爲桂管觀察。則本傳自可。不載。

班宏傳。新書。高適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郭英乂代適。表維令。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郭英乂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拜英乂劔南節度使。此云英乂代適。誤矣。李揆傳。新書。祖元道。爲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祕監。舊書。秦府學士給事中。元道元孫。

案世系表。元道是揆高祖。當以舊書爲是。

新書。兄楷。舊書作兄皆。

案世系表。有皆無楷。是揆之弟。非兄也。

趙憬傳。新書。曾祖仁本。

案仁本。舊書有傳。新書刪之。然考舊傳。仁本亦有一二事可取。新書未免太略。

盧邁傳。新書。以族屬客江介。出爲滁州刺史。舊書。邁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屬歲饑。懇求江南上佐。

由是授滁州刺史。

案新書語太簡不明。當從舊書。又案下文。以私忌不聽誓事。

新書云。遂抵罪。舊書云。坐罰俸。亦當從舊書。語較明白。

關播傳。新書。李元平流珍州。會赦還。住剡中。觀察使皇甫政殺其姪。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舊書。皇甫政

表聞其到。以發帝怒。

案舊書語較穩。新書所云。恐人不可擅殺。卽別有事故。亦當敘明。

袁滋傳。新書。蔡州朗山人。舊書。陳州汝南人。

新書。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舊書。子都。翰林學士。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滋五子均。郊官皆與傳不同。世系表郊字之乾。藝文志注云。字之儀。昭宗翰林學士。又與表傳不同。

案世系表。郊。都皆滋子。其官俱非翰林學士。

竇易直傳。新書。起爲宣歙浙西觀察使。舊書。十三年六月。遷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

案當云。十三年。起爲宣歙觀察使。十四年。遷浙西觀察使。新書語不明而舊書漏也。

張鑑傳。新書。齊抗託傭。舊書。抗爲傭保。負荷而逃。

案齊抗託傭。竟不知是何語。當從舊書。

武元衡傳。新書。曾祖載德。祖平一。有名。舊書。曾祖德載。祖平一。事在逸人傳。

案世系表作德載。平一。新書有傳。而不云自有傳。舊書無傳。而云事在逸人傳。皆誤。

段秀實傳。新書。曾祖師濬。

案秀實父段行琛。碑作德濬。是行琛之曾祖。秀實之高祖。

新書。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舊書略同。

案嗣業爲節度時。在肅宗靈武卽位後。余家藏段行琛碑云。天寶九載。奄歸無物。疑二書皆誤。以其母喪爲父喪也。

新書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侯何明禮。

案姚令言下。當是脫判官岐靈岳五字。言結令言之判官岐靈岳也。

顏真卿傳。新書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舊書五代祖之推。

新書考異曰。案真卿爲其父惟貞廟碑。敘世系最詳。父惟貞。祖昭甫。曾祖勤禮。勤禮與師古並思魯之子。則真卿乃師古之從曾孫也。

案碑。真卿高祖思魯。思魯父之推。舊書是也。

李晟傳。新書會吐蕃欲佐泚。舊書吐蕃欲以兵佐誅泚。

案渾瑊傳云。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此當以舊書所言爲是。

新書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舊書略同。

案舊書上文云。晟懼爲所併。乃密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則此處敘事已未明矣。新書并刪去之。竟似突然矯詔移軍者。考陸贄傳。李晟密言其變。表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還。因勸帝

許晟移軍云云。斯爲得實。

新書。詔爲晟立五廟。追賁高祖芝以下。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止及曾祖嵩而不及芝。亦闕文也。

李愿傳。新書用婚家寶緩典帳中兵。下又云。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免。舊書用妻弟寶緩將親兵。下云。妻寶氏死於亂兵。三子匿而獲免。

案新書語皆不及舊書之穩而明。

李愬傳。新書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舊書十二年十月十日。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平蔡碑云。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則新紀正得其實。而愬傳以爲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則大誤矣。

案十一年爲十二年之譌。傳寫之誤耳。舊書本傳作十月十日。而舊紀亦作十月己卯。通鑑從平蔡錄。作辛未。軍出。壬申。夜入城。通鑑考異謂是月之十五日十六日。而已卯則奏到日也。

李聽傳。新書。詔聽出援。擊殺志沼。舊書。志沼奔鎮州。爲王庭湊所殺。

案新書文宗紀亦云。志沼奔於鎮州。新傳誤也。

馬燧傳。新書。庭光感泣。卽率衆降。進營焦籬堡。堡將降。舊書。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珪降。庭光東道旣

絕。乃率衆出降。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奉誠園亭觀卽其安邑里舊第云。舊書同。

案通鑑於德宗初卽位時云。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官司。謂之奉成園。是時馬燧尙未立大功。是馬璘之園也。不知奉成奉誠是二園否。或有一誤也。

渾瑊傳。新書父釋之。廣德中與吐蕃戰歿。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僕固懷恩殺朔方節度。爾後渾瑊釋之。又釋之。附回紇傳亦云。僕固懷恩之走。聲言歸鎮。釋之將拒之。信其甥張詔言。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詔殺釋之。

案渾瑊之事。新書旣得其詳。當見之於瑊傳之首。不當附之於回紇渾瑊傳。而致瑊傳中反以仍舊書而誤也。

楊朝晟傳。新書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朝晟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高固傳則以爲固伺閒斬昕。楊朝晟傳則以爲懷賓以夜斬昕。韓游瓌傳則以爲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爲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案游瓌傳所謂伏甲先起者。卽懷賓也。此各就其人傳言之。互有詳略耳。又案舊書有兩楊朝晟傳。一在一百二十二卷。一在一百四十四卷。而後傳較詳。如云父子同軍。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異姓王。是懷賓朝晟皆封王。而前傳無之。新傳亦無之。又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請城其地。後傳在貞元十三年。前傳在十年。新傳繫之九年後而無年。通鑑則從舊書。後傳作十三年。

戴休顏傳。新書。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問行在。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扞禦有勞。

案杜希全傳云。引兵赴難。次漠谷。爲賊邀擊。還保邠州。未嘗得入奉天也。及德宗幸梁。以休顏守奉天。當是李懷光至。朱泚圍解後。始得入奉天。而因命之守。是時瑊以兵衛駕入谷口。而游瓌還邠州。此傳云。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扞禦有勞。語涉大概。

陽惠元傳。新書。陸贄諫帝曰。晟旣慮變。請與惠元東徙。則建徽孤立。

案陸贄傳。本因晟已移軍。慮兩軍孤立。請與李晟并屯。此傳所載不合。

韓游瓌傳。新書。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卽日幸梁州。游瓌使子從帝。舊書。李懷光反。從駕山南。

案德宗幸山南。游瓌入邠。因得殺張昕。而遣楊懷賓以聞。則舊書之言從駕山南者。固誤矣。然新書所取者。邠志亦非也。考懷光奪建徽。惠元兵。實在幸梁之前。帝見懷光決反。故卽日幸梁。非以疑游瓌故。

而新書本紀書奪兵在幸梁後。故有此誤。且德宗既以疑游瓌。故而幸梁。又肯以其子從邪。新書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有雷甲。可以立功。游瓌悟。馳入邠。

案游瓌所以使子從帝而身不從者。蓋入邠之策。已前定矣。陽順懷光之誘而得以入邠。陰使其子從帝。所以使帝不疑也。而新書取書甚多。不忍割愛。必欲牽連書之。故有帝疑游瓌之誤。此云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者。亦牽連前事之誤也。游瓌必失兵。而後懷光不疑。乃得入邠耳。且帝幸梁而能令游瓌失兵。則帝在奉天。又何懼於游瓌而即日幸梁邪。邠之雷甲。卽漠谷敗還之兵。退保邠州者。

章皋傳。新書六代祖範。有勳力周隋間。

案與章機傳互異。說詳新書考異。見章機傳下。今案新書世系表。有章範。後魏高平男。其六世孫亦不載皋。

新書。皋遣兄平。弟弇。繼至奉天。下文又云。兄聿。弟平。舊書。皋遣從兄平及弇。

案新書前云。兄平。後又云。弟平。此等處。雖無關史要。亦見語不畫一。

新書。皋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劍南。又曰。故劉闢階其厲。卒以亂。舊書略同。

案此當是皋使闢來京師。而闢以私意請之。皋不知也。闢自以爲將代皋。又意叔文可劫。故請之以爲

己地。史臣以爲皋罪過矣。

新書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

案天寶時嚴武未嘗帥蜀。其時遙領劍南者楊國忠。而爲其畱後者崔圓也。

新書始皋務私其民。列州互入稅。凡三歲一復。皋沒。蜀人德之。舊書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斂以事月進。卒至蜀土虛竭。時論非之。監本作列州互除租。

案二書所載大相違背。不知誰得其實。考劉闢傳。皋卒。闢主畱務。皋既有子行式而不樹其子。又兄聿以蔭調南陵尉。平萬年尉。平子正貫。單父尉。皆宦於四方。不聚其宗族於蜀。知非有私也。新書所言大約近誣。

吳湊傳。新書士矩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饗燕縱侈。一日費凡數十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狄兼善請遣御史至江西。卽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新書糾謬曰。案狄兼善傳云。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善劾奏。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貽弊一方。爲諸道缺望。請付有司治罪。貶蔡州別駕。二傳載士矩所犯。固已不同。至於有司劾責次序。各有未完。

案舊書兼善傳所載略同。亦祇云貶蔡州別駕。此傳既云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尙貶蔡州別駕。又云諫官執處其罪。竟用兼善言。流端州。前後似相違戾。總之士矩祇有此事。既見狄兼善傳。此傳不增可也。士矩舊書無傳。新書所增。

盧坦傳。新書坦奏劾柳晟、閻濟美、違赦令進奉。及諫止毀李錡祖墓事。

新書糾謬曰。元和二年十二月。李錡伏誅。三年正月。大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其次序如此。而坦傳失之。

新書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

新書糾謬曰。少誠當作元濟。

案盧坦卒於元和十二年。舊書云。十二年九月卒。亦不及見吳元濟之誅也。憲宗本紀。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吳元濟伏誅。當云吳元濟之叛。

柳晟傳。新書吳通元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凡三上書。帝意解。通元得減死。

案新舊二書吳通元傳。並云賜死。此傳云得減死。未知孰是。

崔戎傳。新書元暉從孫也。舊書伯高祖元暉。

案世系表。戎是元暉四世從孫。當以舊書爲是。

新書子雍和州刺史。龐助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巖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宣州。

案舊書詳載雍事於懿宗紀內。其罪不可勝誅。而通鑑從之。新書述龐助事於康承訓傳內。刪去雍事不載。而爲之附傳戎後。蓋本之唐闕史。未知孰是。余友端木星垣曰。舊紀所載。或卽路巖傳致之辭。其意不失爲厚也。

徐浩傳。新書黜明州別駕。舊書同。

案徐浩碑云。朗州別駕。

新書諡曰定。舊書不載。

案唐會要與新書同。余所藏徐浩碑亦不載諡。碑是其子徐現所書。不應有諡而不言也。

呂渭傳。新書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帝聞未善也。舊書帝聞而嘉之。

案二說相反。未知孰是。考唐會要作帝聞而惡之。端木星垣曰。德宗多忌奉天之事。必諱言之。楊憑傳。新書俄徙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

案柳宗元祭文云。入爲王傅。

崔龜從傳。新書遷太常博士。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舊書略同。

新書考異曰。舊禮儀志及舒元輿傳。大和元年。元輿奏言。九宮之神。於天地猶子男。陛下爲天子。反臣於天之子男。臣竊以爲過。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不宜稱臣與名。召都省議。皆如元輿言。乃降爲中祠。然則此議實起元輿。其時龜從爲太常博士。或在預議之列。故舊書本傳亦及之。然新書不應舍元輿而專歸功於龜從也。

韋綬傳。新書諡通醜。故吏以爲言。改繆醜。不報罷。舊書博士劉端夫請諡爲通。殿中侍御史孟瑄以爲非。當博士權安請諡爲繆。竟不施行。

案舊書劉伯芻傳云。端夫駁韋綬諡議知名。此傳乃端夫請諡爲通。而孟瑄駁之。權安易之。此舊書之自相違戾也。然通醜之諡。不應下於繆醜。何以故吏反以爲言而欲改之。此又恐新書之誤。又考唐會要。繆醜贈尙書右僕射韋綬。其下注云。博士劉端夫諡通醜。博士權安復諡爲繆醜。則是其事已施行。而非不報罷也。未知孰是。

張薦傳。新書祖薦。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薦爲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薦。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荅曰。近自御史貶官。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證聖元年乙未。開元元年癸丑。相去十九年。而薦仍爲御史。此已可疑。且薦旣以開元

初以御史貶官。何緣復云武后時。此一節前後乖舛不可考。

姚南仲傳。新書。大厯十年。獨孤皇后崩。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云云。舊書。大厯十三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崩。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大厯十年十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冊爲皇后。然則當薨時止貴妃耳。安得遽書爲崩。此不惟義例不明。蓋亦未考其位號。前而言也。

案獨孤氏以大厯十年薨。十三年始葬。此傳所言將葬時事。當云。大厯十三年。將葬貞懿皇后獨孤氏。二書皆下語未細。

新書。長安乃祖宗所宅。舊書。長安城是陛下皇居。

案此是南仲上疏中語。本爲葬后詔近城爲陵發。新書云。長安乃祖宗所宅。於論事似未稱。舊書所云是也。

獨孤朗傳。新書。王源植貶官。朗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卽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去。舊書。高少逸入閣失儀。朗不彈奏。罰俸。朗稱執法不稱。乞罷中丞。

案二書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段平仲傳。新書。隋民部尙書達六世孫。舊書。隋人部尙書達六代孫也。

案段達與王世充爲賊。何得仍大書隋官。且新書刪舊書傳中人之祖父子孫何可勝數。如段達者。竟刪之可也。

呂元膺傳。新書都有李師道留邸。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禽破之。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人業射獵而不事農。號曰山棚。至是。元膺募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舊書賊過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其前後略同。

案李師道欲使與邸兵同謀竊發者。山棚也。則與山棚當有成約。而引官兵以擒賊者。山棚也。元膺募之。以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者。又山棚也。二書皆不能分明其辭。使人生疑。總之山棚必爲地方之害。守土者不可不知。而預爲區畫耳。

薛存誠傳。新書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孔戮傳作高重謙。

案舊書孔戮傳亦作重謙。此新書並沿舊書而致相反也。然監軍中使之名。新書所刪者多矣。何不刪之。

孔戮傳。新書子遵孺。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世系表作溫孺。

孔戢傳。新書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戢。舊書以季父巢死父難。

新書糾謬曰。案死難者巢父。傳云從子戢。戢世系表。戢戢實巢父兄岑父之子。

錢竹汀曰。案韓退之

昆弟五人。載戢、戢、戢、亦可證戢非巢父子。

案舊書本不誤。而新書易之。遂來吳氏之糾。錢氏又引韓誌以證之。然巢父無子。當是以戢爲之嗣。故授以官。不然戢之兄尙多。何獨官戢而俟其讓也。疑新書有所據。而言之未詳。

柳公綽傳。新書字寬。小字起之。舊書字起之。新書謚曰元。舊書謚曰成。

案唐會要謚元。與新書同。

柳玘傳。新書莅官則絜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舊書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

案舊書所載文義較順。

楊於陵傳。新書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領財賦。權震中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相娛樂。滉卒。乃入爲膳部員外郎。舊書滉歿。貞元八年始入朝。餘略同。

案韓滉貞元二年十一月入朝。十二月始領度支諸使。三年二月薨矣。前後在位兩三月閒耳。如舊書云。於陵八年始入朝。則爲時甚久。新書刪去八年字。竟似滉卒而於陵卽入朝者。尤非是。考舊書德宗

本紀。是時爲鄂岳觀察使者盧元卿。亦以貞元二年十一月入朝。此傳所謂隨府罷者。卽元卿也。而於陵不調。至於七年之久。必有他故。非關避滉之權勢。亦可知矣。蓋滉入朝。而元卿府罷。於陵不調。適當其時。其家因取入誌狀。以爲溢美之辭。史何不考而取之哉。

馬總傳。新書。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劓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舊書。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案舊書似得當日建柱本意。新書蓋謂總爲伏波之裔。或曾見銅柱文中有是語。然殊不成文理。新書。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會總卒。總復詔還鎮。

案四總字。皆當加姓以別之。

鄭珣瑜傳。新書。太常博士徐復諡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諡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諡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覲。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巽曰。諡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諡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

案李巽。徐復。往復相難之辭。詳載於唐會要。此所引殊未得其要領。考唐自高士廉諡文獻以來。習用二諡已久。李巽之議雖正。而自可不發。史亦不必載也。但云諡文獻足矣。

鄭綱傳。新書。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畱軍山東。李吉甫密奏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召李絳語其故。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云云。又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彊王室。建議裁可。

不關決於綱。綱常默默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舊書。綱與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綱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爲太子賓客。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鄭綱罷。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承宗反。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卽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然則綱是時已去相矣。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三年九月。出爲淮南節度使。五年。盧從史貶驩州。賜死。六年正月。吉甫再入相。則是時綱去相已再葦矣。何得謂有譖綱之事。又案杜黃裳以元和二年正月罷。綱以四年二月罷。則黃裳罷後。綱猶居相位二葦。何得謂綱之默默爲以是貶也。

案吳氏於此事反覆數百言。又爲表以紀其年月。可謂詳盡。今略節其要。考舊書云。由是罷爲太子賓客。其語誠誤。新書已知其失。而加先是以別之。不過追敘其事耳。非以此爲綱之貶也。至謂從史與承宗連和。而吉甫譖綱。則誠新書之大誤矣。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七

涇縣趙紹祖撰

杜悰傳。新書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它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云云。

洪容齋隨筆曰。案懿宗卽位之日。宰相四人。令狐綯、蕭鄴、夏侯孜、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懿宗自用。無有斯事。蓋野史之妄。

新書考異曰。案悰以咸通二年二月再入相。距懿宗踐祚之始。已兩年矣。使帝銜怒諸大臣。欲置之死地。當不俟此時。傳所云未可深信。

案懿宗卽位。已見本紀。此處敘事。未免重複冗長。其欲追罪諸大臣。則或出自中人之意。故久而始發。亦未可竟必其無也。

新書未幾。册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度使。舊書加司空。繼加司徒。

新書糾謬曰。案紀與宰相表皆云。咸通三年二月。悰守司空。十月。爲司徒。四年閏六月。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鳳翔節度使。然則本傳漏其正拜司徒也。

新書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悰。

新書糾謬曰。案南蠻傳云。坦綽寇成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懼奔荆南。在悰傳則云。討蠻在南蠻傳則云。蠻寇黔中。二者不符。又觀察經略之名亦異。錢竹汀曰。案方鎮表。大歷十二年。置黔州經略招討觀察使。止是一官。非互異也。

杜牧傳。新書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云云。舊書略同。

案新書於舊書言之荒唐者。如鄭處晦夢過鄭朗。鄭顥詩序言夢至一地。諸事皆刪之。可謂有識。而於牧傳仍載此。亦可不必要。

新書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舊書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

案新藝文志有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傳所云恐誤。

令狐綯傳。新書醴湘及監軍郗厚本。舊書湘與監軍郭厚本。爲龐勛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

新書考異曰。杜悰傳云。戍將郭厚本。

案此已見通鑑考異云。舊紀實錄俱作郗厚本。今考舊紀及舊令狐綯傳。辛讜傳。皆作郭厚本。未知孰

是又舊紀云都監綯傳云監軍新書此傳仍舊傳作監軍而杜愔傳作戍將皆不畫一。

新書時浙西杜審權使稟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覆賊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舊書略同。案杜愔傳浙西兵覆在李湘敗沒之前同在一卷而彼此互異此沿舊書而彼又據它書也然不檢亦甚矣又案辛讜傳翟行約赴援壁蓮塘讜獨出犒之而還使在李湘敗沒之後則辛讜必告之賊不得誘之也疑當以杜愔傳爲是。

裴延齡傳新書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惟帝悼不已册贈太子太傅上柱國舊書延齡死中外相賀惟德宗悼惜不已贈太子少保。

新書考異曰舊書語甚明新書改云人語以相安殊難解舊書贈太子少保新書贈太子太傅未知孰是上柱國勳視正二品然唐時勳級甚濫杜佑曰魏置柱國當時貴寵第一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延齡贈上柱國未爲異數它傳亦未有載勳官者此所謂不必書而書也。

案唐會要諡法門繆字下有云贈太子太保裴延齡與二書又異。章渠牟傳新書工部侍郎述從子也舊書六代祖範魏西陽太守。

案世系表章範六代孫無渠牟又案新書章皋傳云六代祖範章宏機傳云岳子孫皋新舊書章述傳並云述宏機曾孫述弟適迪又並不云適與迪有子渠牟若依二書所載似宏機述皋渠牟皆範後而

世系表皆無名。各傳中所云亦自參差不合。疑二書於此數傳世次皆失之。說互見宏機、皋傳下。李齊運傳。新書。蔣王暉孫。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宗室世系表。是蔣王暉曾孫。

皇甫鎛傳。新書。初吏責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李道古傳並云。以服丹嘔血死。是心實好之。爲泌所欺。非教泌爲奸也。

王起傳。新書。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

案新書此等語。真不知其從何處得來。豈儒不當相。而前世相者皆非儒邪。

王龜傳。新書。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舊書。江淮盜起。攻郡。爲賊所害。贈工部尚書。

案新書不言龜爲賊所害。或有所據。不然不應刪也。又新書前云。起子龜。式故傳在式之前。考世系表。則式是龜之兄。舊書亦云。兄式。但以式爲播之子。有異耳。

劉禹錫傳。新書。若武元衡不爲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武元衡傳云。爲御史中丞。順宗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說。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以忤叔文。禹錫之故。與宗元無與。此不同者一也。竇羣傳云。王叔文欲逐之。羣執誼不可而止。然則羣未嘗罷官。此不同者二也。韓皋傳云。叔文怒。出爲鄂岳蘄沔觀察使。此當在叔文傳中。禹錫傳不當書。且皋之出爲鄂岳蘄沔觀察使。又非湖南。此不同者三也。

案二書此一段並結之云。號二王劉柳。此所以書於禹錫傳。其他當如吳氏所糾。又元衡不爲宗元所喜。容亦有之。元衡固正人。而柳氏之家。實爲武氏所破。其仇不遠。而能強喜之邪。

新書。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

新書考異曰。叔文傳。越州山陰人。此或舉其族望。

柳宗元傳。新書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

案柳奭自有傳。當云中書令奭之從曾孫也。不當重敘。

杜黃裳傳。新書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云云。舊書貞元末。爲太常卿。王叔文之竊權云云。

案黃裳遷太常卿。在順宗卽位之後。未改元。言貞元末可也。然新書於德宗言下。卽云遷太常卿。敘事

不明當移上文貞元末三字于不可易下。如舊書語本無弊。

新書諡曰宣獻。舊書諡曰宣。

案唐會要作宣憲。又與二書不同。

李藩傳。舊書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於時。舊書略同。

案李承自有傳。當云湖南觀察使承之子。

新書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舊書建封病革。兼疾驅到府。藩與同列省建封出。而泣語兼。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河南節度王鏐賂權倖。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鏐可兼宰相。藩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

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也。旣稱奉密旨。宜擬來。則是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爲疏闊。

案崔氏此說載唐會要。通鑑考異引之。今考晁公武讀書志云。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初唐蘇冕敍。

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撰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續冕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案唐志。蘇冕會要四十卷。續會要四十卷。楊紹復等撰。崔鉉監修。此事在元和五年十月。正崔鉉之所敍錄。事既不實。便可不載。何爲自載而自駁之。新書宜亦見崔氏之駁。何爲仍取之邪。又會要載此事云。王鏐可兼宰相。宜卽擬來。故崔氏有得擬狀中陳論之說。新書刪去宜卽擬來四字。

韋貫之傳。新書程異督諸道賦租。異諷州縣厚斂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異意。左遷太子詹事。舊書略同。

案新書程異傳云。故異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舊書異傳語亦相似。與此互異。以意度之。當是異傳溢美。而此傳爲是。

韋溫傳。新書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封上詔書。

新書糾謬曰。案陳夷行傳。尉遲璋初授王府率。因竇洵直爭之。遂下除光州長史。韋溫何爲猶封還詔書。又訖不見朝廷聽否。此若非史筆之誤。則其事之終始是非。必有所未盡。而後世不得不疑。案新舊二書曹確傳並云。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是韋溫封還詔書。未見聽也。

案楊朝晟傳云。昕大索軍實。欲潛歸之。是未行也。故韓游瓌得與楊懷賓、高固同誅之。新書此傳云固在行。語未明豁。

郝玼傳。

監本作玼。

新書貞元中。爲臨涇鎮將。說節度使馬璘。請城臨涇云云。璘不聽。及段佑代節度。舊傳作佐玼。舊紀作

玼玼。又說云云。佑唯許請於朝。詔城臨涇爲行原州。以玼爲刺史。

新書糾謬曰。案馬璘傳云。大曆十二年卒於軍。至貞元元年。璘卒已九年矣。舊書玼白其帥不從。是舊書未嘗以爲馬璘。未審新書何由而指以爲璘也。

案舊書代宗及德宗本紀。大曆十一年十二月。馬璘卒。涇原節度歷段秀實、朱泚、孟暉、姚令言、馮河清、田希鑿、李觀。至貞元四年。劉昌爲節度。十九年五月甲子。劉昌卒。甲戌。以涇原節度。畱後段佑爲涇州刺史。是佑所代者劉昌。而觀在涇原四年。昌在涇原十五年。未知郝玼所說而不從者。昌也。或觀也。又行原州之城。舊紀、新地理志、唐會要。皆在元和三年。

李光進傳。新書初。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舊書略同。

案舊書僕固懷恩傳云。張惟岳等四人殺瑒。新書白玉焦暉殺瑒。與此互異。

新書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於王承宗下俱脫叛字。

石雄傳新書。王宰者。智興子。於雄故有隙。舊書略同。

案宰自有傳。附其父智興後。則雄傳不應如此敘。但云王宰與雄有隙足矣。

杜兼傳新書。又妄繫令狐運而陷李藩。欲殺之。不果。舊書無妄繫令狐運語。

案新舊二書。令狐彰傳。李素立傳。皆言運爲杜亞所陷。非兼也。且兼爲濠州刺史。亞爲東都留守。運爲東都將而未爲濠州將。其非杜兼必矣。舊書本無此語。新書增之。殆誤以亞事爲兼事耳。

裴度傳新書。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舊書略同。

案李愬傳。愬夜出師。監軍泣曰。果落祐計。又余家藏唐宦者朱孝誠碑。盛稱其滅蔡之功。孝誠時監李光顏忠武軍也。然則度傳所云。未爲得實。

李逢吉傳新書。父顏有錮疾。舊書祖顏。父歸期。

案世系表與舊書合。

元稹傳新書。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不讓。中人怒。擊之。敗面。舊書作內官劉士元。

案通鑑考異曰。實錄作仇士良。恐誤。然則新書所從者實錄也。

牛僧孺傳新書。敬宗立。僧孺數表去位。帝爲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僧孺罷相。出鎮武昌。在寶曆元年正月。今以方鎮表考之。元和元年。升鄆岳觀。

察使爲武昌軍節度使。五年。罷武昌軍節度使。中更穆宗敬宗文帝武宗四朝。俱無改易。至宣宗大中年。始有復置武昌軍之文。蓋方鎮表失載。敬宗初復置一事矣。僧孺鎮武昌。凡五年。復入相。而杜元微之相繼爲武昌節度。微之卒。而崔郾爲鄂岳觀察使。不稱節度。是武昌節鎮之罷。在大和五年也。

案錢氏此考頗精。而誤著杜元穎一語。蓋所據者舊本紀也。舊書文宗本紀。大和四年正月辛丑。以尙書左丞杜元穎檢校戶部尙書充武昌軍節度鄂岳蕲黃安申

等州觀察。今考元穎傳。以大和三年十二月。貶循州司馬。六年十二月。卒於貶所。又考元微之傳。大和四年正月。爲武昌軍節度。是元穎未嘗爲武昌軍節度。祇是元微之直接僧孺。恐舊紀所謂杜元穎卽元微之之譌。而錢氏未細審也。

楊嗣復傳。新書。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旣而嗣復生。滉撫其頂。舊書略同。

案於陵自有傳。其事已見於傳中矣。此傳但當云於陵子也。生而外祖韓滉撫其頂足矣。竇羣傳。新書。京兆金城人。舊書扶風平陵人。

案舊書舉其族望。然京兆金城。至德二載。已改興平。

楊虞卿傳。新書。子知退。知權。壇。堪。漢公皆擢進士第。

案傳中有云。虞卿兄弟汝士。漢公則此處堪下當云。弟汝士。漢公皆擢進士第。不應不稱弟。又不應遺卻汝士。而於汝士傳中別云。登進士第也。新書無知進。舊書無知權。考世系表亦無知進。此或舊書之誤。

韓愈傳。新書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舊書略同。

洪容齋隨筆曰。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論宮市。案公赴江陵塗中詩。自敘此事甚詳。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民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

案公赴江陵塗中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亦非爲論關中旱饑事也。中有疑柳劉漏洩之語。而云二子當不爾。將疑斷還否。當是與宗元。禹錫言王叔文之奸。而二子漏其語於叔文。遂爲其所中。也。特公不欲明指朋友之過。故云二子當不爾耳。又案公岳陽樓別竇司直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无妄。又云。奸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誕。則其事斷可知矣。

韋表微傳。新書刁志沼叛。

案新舊本紀及諸傳。或作刁志沼。或作开志紹。或作于志紹。疑皆以傳寫而譌。而此作刁志沼尤異。高錡傳。新書錡爲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舊書錡凡掌

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後敕曰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錯選擇雖多頗得才實

案新書語全不明豁當從舊書

馮宿傳新書婺州東陽人舊書同

案王起所撰馮宿神道碑乃冀州長樂人其五世祖早惠爲婺州長山令或家焉未可知也然碑有云葬於京兆萬年縣從先祖塋似非家於婺者

馮審傳新書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篆額舊書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加大周二字

案虞世南所書孔子廟堂碑係武德九年立時未題額至武后時而睿宗始爲篆之者也舊書語雖未詳本無大弊而新書言武后所立則誤矣

舒元興傳新書婺州東陽人舊書江州人

案宰相世系表云世居廬江又與二傳互異

王璠傳新書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舊書玉有瑕下有瑕卽休三字

案新書五行志亦載此事有瑕卽休三字故吳氏糾謬譏其有所增損然此等事一見足矣

羅立言傳。新書。宣州人。

案舊書不載何所人。

李訓等傳贊。新書。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

案李訓敗事。並不關戰。贊殊不得要領。

李德裕傳。新書。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

召。乃檄畱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尙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漳王廢在大和五年。降爲巢縣公。死在九年。序事亦不穩。因與戶部尙書李

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通鑑初。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傳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

至是。王璠。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舊書代王璠。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共給。仲陽

者。漳王養母。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下同。

案二書俱未詳明。而新書尤誤。考德裕前鎮浙西。在長慶二年九月。至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

九月。出爲鄭滑節度使。四年十月。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而漳王湊以事連宋申錫得罪。降封巢

縣公。在五年二月。是時德裕已鎮蜀。無被召事。亦無緣檄浙西之畱。後使如詔旨也。六年十二月。德裕

自西川召爲兵部尙書。七年二月。同平章事。八年九月。李宗閔復相。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以自陳畱

爲兵部尙書。十一月。旋以李宗閔奏。徙浙西鎮海軍以代王璠。九年正月。巢縣公湊薨。三月。王璠等譖

德裕曾賂仲陽以通漳王。圖爲不軌。則德裕亦無被召事。且事前後俱在大和時。亦不得云先是大和中也。又考通鑑語意。亦似指德裕前鎮浙西時。胡三省注亦知其謬。而不能詳考。三省注曰。德裕被徵見三年。鎮蜀見四年。宋

中錫事見五年。繫年差殊。當考。

今以新舊傳參稽之。疑德裕以八年十一月復鎮浙西。而王璠以召入爲尙書左丞。

適有仲陽放歸之事。時王璠已去鎮。德裕未至鎮。故檄璠之畱後。使如詔旨也。但漳王以五年得罪。何以至八年始放仲陽。舊書於此未明。然語本無弊。若如新書與通鑑所言。則德裕鎮蜀已久。乃必無之事。其譖亦不能入耳。

陳夷行傳。新書。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於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舊書同。

新書考異曰。案宋璟開元二十五年卒。不逮天寶時。珣所對未審。

新書。楊嗣復曰。太宗用房元齡十有六年。仕魏徵十有五年。舊書同。

案元齡前後任政二十三年。中間惟以喪罷三月耳。嗣復之言亦未審。

李紳傳。新書。紳族子虞。時來省紳。雅與柏耆。程昔範善。及耆爲拾遺。虞以書求薦。舊書。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皆依紳。

案通鑑作虞從父者。與舊書同。然觀新書文勢。非緣柏與伯聲形相近而誤也。考柏耆曾官拾遺。疑別有所據。

李珣傳。新書。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舊書。出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驩州。

案舊書武宗本紀。珣充桂管防禦觀察等使。再貶端州司馬。又考通鑑。作出爲桂管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皆互異。

新書。宣宗立。內徙柳舒二州刺史。

新書考異曰。案風洞題名。會昌五年五月。珣已稱柳州刺史。則珣之徙柳。在宣宗卽位以前。柳亦邊州。未可云內徙。當是宣宗初。由柳徙舒耳。

崔珙傳。新書。會昌三年。珙以兄瑄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舊書。瑄以弟珙罷。相貶官。亦罷鎮歸東都。五年卒。

案二書互異。未知孰是。考舊書瑄卒後。贈僕射。詔曰。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當是指宋申錫獲罪。而傳中不載瑄爭宋申錫事。新傳載之。而但載是詔。恐誤以賢相爲珙。而臆爲以珙貶官而罷鎮也。

劉瑒傳。新書。乃哀彙敕令可用。由武德迄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輕重。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舊書略同。

新書考異曰。案刑法志。宣宗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不云瑒所撰。又藝文志。大中刑法總要。格後敕六十卷。劉瑒等撰。與張戣所撰大中刑律統類。各

爲一書疑瑒傳誤。

案唐會要。劉瑒等所撰在大中五年。張戣所撰在大中七年。同名刑法統類。未知孰是。趙隱傳。新書與兄隲。舊書作弟隲。

案世系表隲是弟。

王溥傳。新書失其所人。

案世系表。敍王溥家世最詳。王翊。王翊。卽其從曾祖。何自相矛盾。

盧光啟傳。新書檢長流環州。

新書考異曰。案昭宗紀。天復三年二月。朱全忠殺蘇檢。宰相表亦稱檢爲全忠所害。傳不書檢之死。漏也。

畢誠傳。新書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勻。世失官爲鹽估。勻生誠。舊書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尙書。構弟栩。鄴王府司馬。生凌。汾州長史。生勻。爲協律郎。

案新書當云。構從曾孫。舊書當云。伯曾祖構。又案新書傳中。多刪舊傳世系。以其見於世系表也。惟此傳歷敍。不厭其複。又云。世失官爲鹽估。而世系表載其祖父官。與舊書同。不知何故。

馬植傳。新書鳳州刺史。助子也。舊書扶風人。父曠。

案世系表亦作曠。且曠既無傳。不當不書植爲扶風人。宜從舊書。

路巖傳。新書俄罷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新書糾謬曰。今案南蠻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嶺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卽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嶺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此二傳言定邊軍利害自不同。而各載之。使後

世何以取信歟。錢竹汀曰。案宰相表。巖以咸通十二年四月。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而方鎮表稱。咸通八年。置定邊軍節度。領瀋眉蜀邛雅嘉黎七州。治邛州。十一年。廢定邊軍節度使。復以七州隸西川節度。則

巖出鎮時。定邊軍已廢矣。

案南詔傳。咸通十四年。蠻猶入擊定邊軍。與方鎮表矛盾。未知孰是。又傳云。巖至新州。詔賜死。舊傳不載。而新紀亦不書殺流人路巖。章保衡之賜死。舊傳亦有之。而新紀亦不書。不知何故。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八

涇縣趙紹祖撰

王鐸傳。新書。韋保衡緣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鐸。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縉紳賴焉。舊書。宰相韋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謹。僖宗卽位。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案鐸以咸通十四年六月罷。九月而保衡貶。紀表皆同。舊傳之言固謬。然合觀韋保衡、王鐸二傳。則新舊傳多不得實。新保衡傳。保衡舉進士。王鐸第於籍。蕭遘與同升。以嘗薄於己。皆見斥。逐楊收。傾路巖。人益畏之。舊傳。王鐸貢舉之師。蕭遘同門生。皆擯斥之。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媒孽逐之。今鐸傳。乃言保衡謹事鐸。語旣不符。又十四年六月。鐸始罷。逐楊收。在七年。時保衡尙未相。路巖罷。在十二年。皆在此事數年之前。敘事亦顛倒不倫也。

新書。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帝卽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舊書。四年。賊陷江陵。五年。以鐸充諸道行營都統。

案舊紀。鐸爲都統。亦在乾符五年。新紀及宰相表。竝在六年。而溫公從之。然合觀盧攜、鄭畋諸傳。恐當

以舊書爲是。新書盧攜傳云。鐸爲諸道都統。攜不說。黃巢求爲天平節度使。攜固不可。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畋是罷。而新紀及宰相表。繫攜。畋之罷於五年五月。若鐸爲都統在六年。則攜傳所言。盡是虛謬。考鄭畋傳。畋與攜相爭而罷。新舊書竝在六年。然則鐸爲都統在五年。攜。畋之罷在六年。舊書本不誤。而通鑑於此二事。竝從新紀表。過矣。惟舊書於盧攜傳亦云五年罷。此則自相刺謬。不可貫通也。說互見本紀乾符五年下。

王徽傳。新書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舊書光啟中。潞州軍亂。殺其帥成麟。

新書考異曰。案僖宗本紀。中和元年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於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於潞州。九月。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畱後。孟方立傳以高潯爲高郛。成麟爲成鄰。其事略同。獨此傳云。方立殺劉廣。疑誤也。以通鑑證之。昭義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在乾符二年。十將成麟殺高潯。在中和二年。前後本是兩事。

案舊傳不甚詳。光啟中當作中和中。而其事則與新紀合也。然考舊紀所載。度使高潯與賊將李詳戰於石橋。

爲賊所敗。退歸河中。九月。潯潞牙將劉廣擅還據潞州。是月。潯天井戍將孟方立率戍卒攻劉廣。殺之。

反與新傳同。彼此互異。亦可怪也。

新書譜言其先本魏諸公子一段。舊書略同。

舊書。中和元年八月。昭義節度使高潯與賊將李詳戰於石橋。

案舊書於王徽傳首述此二百餘言。錢氏舊書考異譏其取碑誌繁文。然舊書欲見徽之世系出自京兆。不同於琅邪太原之王耳。新書既立世系表。何復述之。刪之可也。

張濬傳。新書後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繇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開。舊書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濬初發迹。依楊復恭。及復恭失勢。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復恭。及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爲中尉。罷濬知政事。

通鑑考異曰。據舊紀實錄新紀。濬自光啟三年九月拜平章事。至大順二年兵敗坐貶。未嘗罷免。舊傳誤也。

案舊紀。濬於光啟三年正月相。而溫公以爲九月。與新紀同。疑今本或以傳寫誤。又此數行中。兩言再幸山南。一以爲拜平章事。一以爲罷知政事。不應錯誤至是。疑當時本亦或以傳鈔失之。考僖宗再幸山南。在光啟二年正月。令孜除西川監軍。而復恭代爲中尉。在二年四月。張濬之相。在三年九月。卽如舊紀。亦在三年正月。然則張楊之相惡。自是昭宗卽位後事。而於此時謂依田令孜。而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開者。新舊二傳。皆不得其實也。

周寶傳。新書鑿具囊韃。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

新書考異曰。案僖宗紀。光啟三年九月。秦彥殺高駢。十月。錢鏐殺周寶。是駢死在寶前。紀傳矛盾。

案上文云。薛朗叛。寶奔牛埭。駢饋以壘葛。諷其且亡也。寶抵於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寶之奔在光啟三年三月。駢之見囚。即在四月。故此句云然。而不當繫於殺之之下。遂爲錢氏所譏。又案下文。文德元年。拔潤州。執朗。剖其心祭寶。殺之。而又爲殺其叛人以祭之。錢鏐行事。可笑如此。然考五代史云。寶病卒。或者此傳未幾殺之爲衍文。而紀又因傳而誤也。

楊守亮傳。新書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閩州。洪進圍之。俄而洪拔閩州。守亮等皆挺身走。

案新書昭宗紀。景福元年八月。李茂貞寇興元。楊守亮滿存奔於閩州。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陷閩州。舊紀通鑑皆云茂貞。惟舊紀年月差異。此傳乃云洪。則王建所遣之將華洪也。何以一誤至此。

王重榮傳。新書贊曰。以亂止亂。跋扈者能之。以能不能止亂。殘賊者能之。監本兩止字俱作救字。殘賊作險賊。

案下二句文義甚不易解。

李罕之傳。新書言後嗣名全義。

案此張言也。改名全義。考昭宗本紀。張全義陷孟州。在昭宗初卽位時。新舊書皆同。是其時已改名全義。不待從朱全忠後也。又考五代史全義傳。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事梁賜名宗奭。此傳殊未詳明。

孟方立傳。新書以遷爲汾州刺史。

案此孟遷也。考新書昭宗本紀。天復元年三月。昭義軍節度使孟遷叛。附於朱全忠。舊紀。光化三年七

月制以孟遷充昭義軍節度使。從李克用奏也。則克用以遷爲汾州刺史後。又表爲昭義節度。而叛附於全忠。傳旣以遷附方立後。亦當終言之。

朱宣傳。

舊傳作瑄。

新書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

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畱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於陣。舊書存實皆作全晟。餘略同。

新書考異曰。案僖宗紀。中和二年九月。平盧軍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畱後。是歲壬寅。敬武始得青州。而王仙芝伏誅。在乾符五年戊戌。時敬武尙爲偏裨。不得有遣將之事。五代史朱宣傳云。宣事王敬武爲軍校。隸其將曹全晟。與此傳略同。惟存實作全晟爲異。據僖宗紀。乾符六年。淄州刺史曹全晟克鄆州。中和三年。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則全晟與存實自是兩人。通鑑。中和元年十月。天平節度南面招討使曹全晟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畱後。則存實爲全晟兄子。此言當可信也。朱宣本隸全晟。因畱鄆州。全晟死後。復事存實。與王敬武無預。而史家以爲敬武所遣。誤矣。

案王敬武傳。張濬傳。則敬武所遣之兵。隨濬而西。京師平。以功進檢校太尉。未嘗畱鄆州也。此事在中和二年。據僖紀。淄州刺史曹全晟克鄆州。紀當書陷。不當書克。事在乾符六年。此則全晟時爲江西招討使。敗黃巢於荆門之兵師。

還而中道盜有鄆州。未嘗至京師也。時以段彥善代其使。故全最還。觀黃巢傳可見。此傳前存實當從舊傳作全最。五代史作全最誤。後

存實當從此傳作存實。舊傳仍作全最誤。中閒漏卻全最與賊戰死一事。則二書之誤同。

田頽傳。新書。行密以康儒在頽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閒之。頽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

案上文不見有康儒事與其言。此段殊鶻突難曉。吳任臣十國春秋云。頽有良將康儒者。與頽議多不合。蓋見其失而以意補之也。

忠義傳

常達傳。新書。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軍敗。自匿。舊書。嘗從高祖征伐。甚見親待。及義兵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來拒戰。老生敗。達懼。自匿不出。

案新書刪節舊書語意不明。當從舊書。

王同皎傳。新書。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太子。中宗也。舊書。安定安郡主。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云。定安郡主始封新寧。又新都公主傳云。與長寧新寧安樂新平五郡主同進

封。當云。尚太子女新寧郡主。其安定定安。未知孰是。錢竹汀曰。崔銑傳亦作定安。又王訓墓誌稱。祖同皎。尚定安公主。則作定安無疑。

李愷傳。新書。源八歲家覆。長慶初。年八十矣。

新書糾謬曰。案元宗本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東京。畱守李愷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是戊子。

生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爾。

案舊書本無年八十之語。唐會要云。長慶二年三月。以處士李源爲諫議大夫。時源年八十餘。新書偶取之以示博洽耳。

顏杲卿傳。新書與真卿同五世祖。舊書曾祖勤禮。

案舊書敘杲卿世系甚詳。與魯公所撰顏氏家廟碑合。蓋與魯公皆爲勤禮曾孫。同曾祖也。新書誤。雷萬春傳。新書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

案上云與潮語。下疑木人。亦是語病。

黃碣傳。新書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

新書考異曰。案僖宗紀。中和四年。婺州將王鎮執其刺史黃碣。叛降於董昌。此傳云棄州去。則未嘗被執也。

案通鑑同本紀。

孝友傳

李知本傳。新書父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舊書同。新書糾謬曰。案李華傳云。曾祖太冲。名冠宗族。閒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其得名之因。旣已不同。且知本

傳既載之矣。華傳何復載之乎。

循吏傳舊書作良吏傳

李素立傳。新書曾祖義深。父政藻。爲隋水部郎。舊書同。作郎中

新書糾謬曰。今案宰相世系表。政藻乃素立伯父。爲宜州長史。政期乃素立之父。爲水部郎中。未知孰是。又隋諱忠。凡郎中皆無中字。此本有之。亦誤。

韋丹傳。新書封咸陽郡公。

新書考異曰。咸陽當作武陽。

新書宙弟岫。亦有名。宙在領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

案劉知謙傳已載此事。彼傳以爲宙語。此以爲岫語。互異。

儒學傳

曹憲傳。新書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廣雅。學者推其該。舊書作博雅。

案舊書作博雅者。書成於隋時。避煬帝諱。新書藝文志亦云。博雅十卷。又云。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

穎當是總其事者。

孔穎達傳。新書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論語。此乃曾子之言。太宗誤問。穎達誤對。史臣誤書也。

案舊書作太宗問論語。而穎達所對亦云。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又考新書獨孤及傳。亦稱孔子云。以能問於不能。可見唐人皆以此爲孔子之言。吳氏未之知也。蓋惟此爲孔子之言。故云。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其義自長。

歐陽詢傳。新書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迹。通乃刻意臨做以求售。舊書母遺通錢。給云。質汝父書迹之直。

案舊書文意。蓋言給以詢書。可以質錢。以鼓動通之心耳。新書刪改似不得其意。
張後允傳。新書孫齊邱。

案家藏張允碑。止曰允。不名後允。考世系表。齊邱是曾孫。吳氏所糾是也。

蓋文達傳。新書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舊書文懿者。貝州宋城人。
舊書考異曰。宋城當作宗城。

案新書不言文懿爲何地人。非是。幾使人疑其與文達同爲冀州信都人矣。

蕭德言傳。新書陳吏部郎引子也。舊書父引。陳吏部侍郎。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引爲陳吏部侍郎。又案南史。引歷官金部庫部中書黃門吏部侍郎。新傳誤也。

案蕭德言傳。吳氏誤作蕭至忠傳。

郎餘令傳。新書。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法。下云。又哀貨無藝。又云。卒以貪殘廢。

案前後語意殊不合。

徐齊聃傳。新書。時姑爲帝婕妤。堅傳。齊聃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舊書。父孝德。以女爲才人。官至果州刺史。堅傳。長姑爲太宗充容。次姑爲高宗婕妤。

新書糾謬曰。案后妃傳。太宗賢妃徐惠。召爲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然則齊聃在本傳。則爲賢妃婕妤之姪。而堅爲姪孫。在賢妃傳。則爲弟而堅爲姪也。未知孰是。

案以舊書相證。當以賢妃傳爲是。

褚無量傳。新書。乃選郟常亨。舊書作郟恆通。

案唐穆宗名恆。諱恆爲常。肅宗名亨。諱亨爲通。二書似各諱其一。又案宋自當諱恆。其名當是郟恆亨也。

元行沖傳。新書。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石閒起。增革百篇。舊書。馬佃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

案藝文志有孫炎注禮記三十卷。葉遵注十二卷。而馬佃書不見。然詳舊書所載元行冲釋疑文意。似謂馬佃增革孫炎新書。刪存四字。竟似孫炎增革康成者。亦舛矣。

趙令穰傳。新書定州鼓城人。弟居貞。吳郡采訪使。居貞子昌。別傳。

案新書趙昌傳云。天水人。舉其族望而不言其爲居貞子。則例不一也。舊書昌傳云。祖不器。父居貞。而此傳亦不言父不器。皆漏。

陸堅傳。新書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

新書考異曰。有詔上當有親喪字。

鄭欽說傳。新書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

新書考異曰。案梁書昉卒於天監七年。若大同四年。則在後三十年。此小說無稽之說。而史家采之。可謂不學矣。

盧僕傳。新書兄備。

案僕傳竝無一言一事。惟載其兄備一疏耳。此與鄭欽說傳俱可不立。但一見其名足矣。備書當從舊書載之。突厥傳。

陳京傳。新書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

新書考異曰。晉無高皇太皇之稱。詳其文義。司馬晉上當有曹魏二字。

案舊書禮儀志載京此議云。伏請據魏晉舊制爲比。則構築別室。東晉以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唐會要同。

其上亦似脫一句。然東晉下本無高皇太皇字。新傳因下文有別廟祭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之語而誤增之。

文藝傳舊書作文苑傳。

袁朗傳。新書典籤蘇幹。

新書考異曰。案蘇幹傳云。父勛。武德中爲秦王府諮議典籤。褚亮傳載秦府十八學士。亦有蘇勛而無蘇幹。然則幹乃勛之諱。

謝偃傳。新書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諷帝。蘊古。洹水人。後坐事誅。

案舊書張蘊古有傳。新書刪之而附於謝偃後。并不著於目錄。亦太略矣。考舊傳載河內人李孝德事。是蘊古以直節死。新書雖見其事於刑法志。而此但以坐事誅三字了之。語殊不穩也。竊意當存其傳。而刑法志可略。

崔信明傳。新書高祖光伯。舊書光伯曾孫也。

案世系表是光伯曾孫。又傳云。遷秦川令卒。而世系表云。懷州刺史。亦互異。

張昌齡傳。新書爲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舊書爲崑山道行軍記室。破盧明月。平龜茲。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

案當云破處月。平龜茲。考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崑邱道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及薛延陀餘部。處月處密戰。破之。十月。及龜茲戰。敗之。舊書。盧明月乃處月之譌。新傳不知易。但以其誤而刪之。盧明月。隋末賊。爲張須陁所破。見秦叔寶傳。處。盧字形相近。傳鈔者強不知以爲知也。

崔行功傳。新書。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舊書。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也。

案行功傳末云。兄子元暉。別有傳。新舊書皆同。以世系表考之。元暉高祖名伯謙。則當爲行功曾祖也。舊書不誤。而名伯讓。考北史伯謙字士遜。與世系表合。其弟名仲讓。則舊傳作伯讓亦誤。

王勳傳。新書。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舊書。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五王初出閣。餘同。

新書糾謬曰。案寧王憲傳云。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降爲皇嗣。更冊爲皇孫。與諸王皆出閣。長壽二年。降王壽春。復詔入閣。武后本紀。長壽二年臘月。降封皇孫成器爲壽春郡王。恆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卽此事也。推考紀傳。乃是五王降封而復入閣。以爲出閣。失其實也。

案此新書承舊書之文。然觀舊書云。五王初出閣。似實爲出閣也。考舊書元宗本紀云。天授三年出閣。尋卻入閣。長壽二年。改封臨淄郡王。聖曆元年出閣。以曾兩出閣。故云初出閣。天授無三年。卽長壽元年。且其文又似入閣而後降封。則非獨出閣時不當云壽春五王。卽入閣時亦不當云壽春五王也。恐其誤不在出閣。而在壽春五王之稱耳。

後又見唐會要載此事爲天授元年。則爲出閣無疑。恐舊本紀誤以元年爲三年。傳又因三年而誤易爲長壽中也。會要當得其實。

王維傳。新書。縉爲蜀州刺史。維表已有六短。縉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還京師。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

新書糾謬曰。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維傳云。以上元初卒。今案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作亂。乙未至上元元年。庚子五六年間。縉未嘗有入蜀及爲常侍之事。維傳所言。殆皆無之。錢竹汀曰。王維貴躬薦弟表。見文苑英華六百十一卷。表稱縉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爲國。竭力守城。

案舊書王縉傳云。加憲部兼本官。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屬平珍史朝義云云。據錢氏言。維表稱縉在太原五年。則入爲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此與

蜀州刺史或卽是一事。當卽在己亥庚子之間。此傳言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又言維上元初卒。疾甚。縉在鳳翔。

作書與別是縉爲散騎常侍在維卒之後。史錯舉其文耳。吳氏讀書甚少。心又不細。故往往不能深考。然亦新書刪削舊書過甚而有以致之也。

吳武陵傳。新書信州人。

新書考異曰。案李紳傳云。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一稱信州人。一稱澧人。疑誤。新書鄺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旣警拔。而武陵晉吐鴻暢。坐客大驚。

案上言鄺讀。下言武陵晉吐鴻暢。屬辭不細。

李商隱傳。新書。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舊書。曾祖叔恆。祖備。父嗣。

新書考異引馮養吾曰。義山詩云。我系本王孫。又曰。我家在山西。山西卽隴西也。蓋亦涼武昭王之後。非世勣裔也。

案新傳刪舊傳所載世系。而引異說爲疑辭。非是。

方技傳

李瀉風傳。新書。太宗得祕識。有女武代王。以問瀉風。對曰。其兆旣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舊書。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

案通鑑從舊書。考太宗本紀。殺李君羨在貞觀二十二年。戊申。其以祕識問瀉風。亦當在是年。明年太

宗崩。高宗卽位。三十四年崩。中宗嗣位。光宅元年。甲申武氏擅政。前後三十七年。當云不踰四十年。張憬藏傳。新書。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旣台司矣。尙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新書考異曰。案光庭當國。初無貶斥事。後讀劉賓客嘉話錄云。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云云。又李綽尙書故實。亦載此事。兩書所稱河東公者。張嘉貞也。新書乃以裴光庭當之。謬矣。又考嘉貞由中書令罷爲幽州刺史。其後雖貶台州。去作相之日久矣。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

嚴善思傳。新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尙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

新書糾謬曰。案睿宗紀。宰相表宋璟傳。景雲元年八月。重福伏誅。是時璟檢校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今捨宰相不書而載檢校官。是捨大而錄小。又李邕傳云。重福謀反。邕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元宗卽位。召爲戶部郎中。是此時未爲戶部郎中。竝誤。

案下文云。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是思復亦是薄其罪者。數語相連。文意亦未豁。舊傳本無宋璟。李邕二語。不增可也。

帥夜光傳。新書。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溫泉。

新書考異曰。案公主未有封九仙者。

桑道茂傳。新書道茂果汙朱泚僞官。晟收長安。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舊書帝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

案二書所載迥不同。未知孰是。

新書杜佑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會中和日卒。

新書糾謬曰。案佑傳以太保致仕。非司徒也。又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德宗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而鄴侯傳以爲三月寒食卒。則中和日卒亦誤也。

列女傳

高愍女傳。新書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挈城歸劉元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憐其幼。請免死爲婢。女不肯。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諡曰愍。彥昭累功授潁州刺史。卒贈陝州都督。

新書考異曰。唐會要贈工部尙書高彥昭諡愍。

案諡愍者。彥昭女非彥昭也。會要恐是彥昭下脫女字。觀其注大略同新書。其文意可見也。考新舊二書紀傳諸臣之未載諡者。新書考異取唐會要諡法二卷中之所有。逐卷載之。甚盛意也。會要一書。世不多得。余初亦未之見。辛未秋。以事至安慶省。從望江倪迂村名模。己未進士。借觀。得以考正是書數十餘條。又取諡法核對。則考異尙多所遺。故爲之彙敘於此而補之。亦所以成錢氏之意也。

太保梁郡公蕭造諡安。贈麟州都督鄜城郡公梁禮壯。禮部尚書魏郡公晉文衍恭。贈左武衛大

將軍戴國公左難當剛。贈幽州都督道國公周法明愨。高祖本紀皆見。贈幽州都督琅邪郡公牛進達壯。見

太宗本紀。贈右武衛大將軍新城縣侯楊胄壯。贈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泰襄。贈荊州大都督樂

安縣男任雅相敬。高宗本紀皆見。贈河南尹博陵縣公崔希逸成。贈太子少傅王承業襄。皆見。贈太子少

傅薛景仙忠烈。肅宗本紀見。贈司空李懷讓勇。見代。太子詹事吳仲孺襄。見。贈潤州刺史尹元貞壯。贈

左監門將軍成三朗勇。皆見。則天皇后武氏傳。贈太子太傅李涵元。贈禮部尚書河南王贊德。贈

荊州大都督嗣虢王邕景。贈禮部尚書嗣魯王道堅忠。贈太子少保嗣吳王嚳恭。皆見。宗紀。國

公段綸安。紀杞字形相近。未知孰是。贈工部尚書譙國公周範敬。皆見。贈懷州刺史孝昌縣男許智仁敬。贈靈

州都督李子和德。梓州刺史李震定。疑即勤子。贈幽州都督潞國公薛萬均景。贈益州大都督鄴國公

寶軌肅。贈太常卿汾陰男薛收獻。贈太子太保薛元超懿文。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馬周忠。

文昌右相扶陽郡公章待價元。贈吏部尚書韋武恭。贈天官尚書楊執柔貞。贈越州都督渭源

縣侯顧琮靖。贈尚書右僕射河南縣公褚遂良文忠。贈太子少保潁川郡公韓仲良貞。考異曰。據

誤也。贈侍中潁川縣公韓瑗貞烈。贈太子少師來恆忠。又贈潤州刺史。諡懿。贈工部尚書楊昉恪。贈太子太

傅劉從一敬。贈太子少保裴均貞。贈幽州都督魏縣男崔神慶貞。又贈太子少傅魏縣子。諡質。贈太傅薛平成肅。

贈右衛將軍平原郡公程務挺烈。贈禮部尚書壽陵縣男柳亨敬。贈太常卿濟南縣男唐皎敬。

國子祭酒韓洄成。贈司徒李回文懿。贈太子少保張煦國。贈司空張獻甫烈。贈太尉冀國公裴

冕獻穆。贈少保裴向穆。贈揚州大都督鄴國公崔光遠威。岐王傅宏農縣公楊溫玉忠。故華州

刺史崔植敬。贈太子少傅章光乘烈。贈司空嚴礪威。贈司徒曲環武烈。贈右僕射李巽肅。贈

尚書右僕射楊朝晟毅。贈司徒張建封襄。贈禮部尚書盧坦貞。贈故太子少傅閻濟美良。贈

工部尚書劉伯芻敬。贈右僕射潘炎文。贈工部尚書李建元元。故宣州觀察使穆贇敬。贈陝州

大都督高固恭。贈右僕射錢徽貞。贈太子太傅敬括獻。贈荊州都督懷寧縣公杜君綽襄。贈

荊州大都督吳興縣公沈叔安定。贈魯郡都督趙郡公李瑱孝。贈原州都督嘉興縣子陸敦信康。

贈揚州大都督樂子昂忠。御史大夫崔器貞。贈太尉劉悟襄武。贈揚州大都督河閒郡公李義府成。

以上皆錢氏所已引。又所引有贈刑部尚書李兼。諡曰昭。今檢會要無此文。恐緣贈刑部尚書兼御史中丞李澄之文而誤。

贈荊州都督平陽縣公王長諾襄。見高祖本紀。贈幽州都督河清郡公房仁裕忠。見舊唐書高宗紀。贈廣州都督建寧

縣公龐孝恭壯。見高祖高宗本紀及南蠻傳。本紀作孝恭。贈戶部尚書史翹襄愍。見肅宗本紀。贈吏部尚書王延昌宣。杭州刺史

杜濟簡。皆見舊唐書代宗本紀。贈尚書左僕射孫志直烈。贈戶部尚書淮安郡公李琇忠。皆見舊唐書德宗本紀。贈

工部尚書裴次元成。見新書世系表。亦見新書世系表。贈太子太師冀國公竇希瓘肅。見世系表。贈隴州刺史會稽

郡公于德方定·見世系表·贈工部尚書渾鍊信·見世系表及舊書渾瑊傳·贈同州刺史蘭陵縣公蕭德昭穆·見藝文志·贈秦

州都督高都郡公李緯定·見房元齡傳·贈禮部尚書鄭杲孝·見鄭元璿傳·贈中書令楚國公上官儀文·贈太常

卿魏縣子盧承業簡·見盧承慶傳·贈幽州都督趙國公李湛昭·贈右僕射張暉襄·見王琚傳·贈祕書監姚合懿

贈洪州刺史崔戎惠·贈太師崔倣昭·見崔元略傳·贈右僕射李造貞·見李遜傳·故京兆尹李充成·見奚陟傳·贈戶部

尚書韋元甫昭·見杜佑傳·贈御史大夫鄭叔則懿·見裴延齡傳及裴延齡傳·台州刺史崔韶靖·見韋貫之傳·贈司空李德裕忠

贈右僕射劉瑑恭·贈洪州都督汾陰縣子薛愿簡·贈太子賓客盧綸恭·贈北平郡王阿史那鉢

苾恭·見突厥傳·以上錢氏所未引·余借得會要時·此書已成·祇是隨手查檢·為補於此·其外尚有數十人·不能備考·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九

涇縣趙紹祖撰

外戚傳

獨孤懷恩傳。新書。元貞皇后弟也。父整。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舊書。元貞皇后弟之子也。餘同。

新書糾謬曰。元正皇后。高祖之母。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錢竹汀曰。案隋文獻后。獨孤信之女。懷恩則信少子整之子。於文獻后爲姪。審矣。高祖紀稱獨孤后爲從母。則元貞后亦信之女。懷恩乃元貞后弟之子。史脫去子字爾。吳氏未考隋書。輒以懷恩爲文獻后弟。殊誤。○元貞。吳氏避宋諱改元正。

案舊書不誤。吳氏不譏新書。元貞皇后弟句。而譏文獻后以姪句。可謂欲糾其謬而益之謬矣。新書。元君寶與開府劉讓私侮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

案劉世讓傳。謂聞懷恩之逆謀。而此傳云云。是世讓亦與其謀也。且彼傳謂唐儉使世讓逃還以告。而此傳謂武周還。世讓求罷兵。亦不同。

武承嗣傳。新書。士讓之孫攸寧爲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會稽王。士逸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仁

範河閒王仁範子載德潁川王士稜孫攸暨千乘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恆安王重規高平王舊書但云后從父兄子不分其系而無仁範河閒王一句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世系表攸暨攸寧皆懷道之子與攸歸攸止攸望皆士讓之孫而傳獨以攸暨爲士稜孫表以仁範爲士逸子重規載德皆仁範子傳則以仁範爲士逸孫以重規爲惟良從子據表惟良與懷運皆士讓子則攸宜攸緒等亦士讓孫傳不應別而言之既別敘惟良之子而攸歸等何以不言懷運之子據表攸歸攸止攸望皆懷運子而傳或稱士讓孫或稱惟良從子似非同父昆弟皆可疑也文苑英華載宋之問爲武攸暨請降王位表稱臣亡兄攸寧乃知攸寧攸暨實親兄弟而攸寧又爲攸暨之兄傳以攸暨爲士稜孫固誤表列攸暨於攸寧之前亦非也

案舊書本無仁範河閒王一句而前云又追封伯父及兄弟皆爲王則仁範爲后從弟非后姪可知本不誤新書欲詳而反誤耳況新書既立世系表則此等處尤宜從略也

武攸暨傳新書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壽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景龍中卒舊書作隨例降封樂壽郡王延和元年卒餘同

新書糾謬曰案承嗣傳中宗復位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降封一級然則攸暨之王壽春乃中宗神龍時也而傳以爲長安中誤矣又案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斬於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卽位七月改元景

雲延秀既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案當從舊書作延和元年卒。又新書曰壽春。舊書曰樂壽。雖未知孰是。考是時宋王成器方爲壽春郡王。或亦當從舊書乎。

楊國忠傳。新書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舊書略同。

通鑑考異曰。案南詔傳。七年蒙歸義死。詔閣羅鳳襲雲南王。不云嘗爲質子亡歸也。九年以張虔陀侵之故反。時鮮于仲通已爲益州長史。國忠傳與南詔傳相違。新舊書皆如此。恐誤。

案爲質子者。閣羅鳳之子鳳迦異也。舊南詔傳云。歸國恩賜甚厚。新書雖不言。然下文云。異牟尋出銀盤笛工歌女。稱先君歸國所賜。則必無亡歸之事可知。

宦者傳。舊書作宦
宦傳。

程元振傳。新書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陝。舊書九月。吐蕃党項入犯京畿。下詔徵兵。諸道卒無至者。十月至便橋。

案新書此傳下載柳伉上疏云。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則是吐蕃已至便橋。始下詔徵兵。而九月前皆爲元振所蔽。無徵兵事可知。二書敍徵兵於前。而後云虜扣便橋。皆不得其實。

故李光弼等傳。並緣此而誤也。又此疏所云。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自其上疏時。追溯之爲四十日。祇欲極言元振之罪。亦非事實。考代宗本紀。十月庚午朔。吐蕃陷邠州。癸巳。吐蕃潰。郭子儀復京師。前後祇二十四日。通鑑作庚寅。吐蕃潰去。則祇二十日。吐蕃已潰。光弼之軍。自不能及事。故軍出而復還徐州也。又新舊書皆記馬璘聞詔赴援矣。亦僅至鳳翔。遇吐蕃與戰。而不復來京師。則是吐蕃已退。自不必來。而何疑於光弼耶。說互見光弼傳下。

魚朝恩傳。新書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

案新書序事顛倒。相州敗在肅宗時。今乃序於敗僕固瑒戰高暉後。而云是時不成文理。

竇文場。霍仙鳴傳。新書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索賕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掠士妻妾無所憚。詔殺之於軍。其隆赫如此。

案此段語意不明。文似不貫。

劉貞亮傳。新書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故改焉。舊書但作俱文珍。

案昌黎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在貞元十三年。稱曰。故我監軍俱公。恐是初冒劉姓。後復本姓也。

新書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關所破。囚之。崇文至。關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訾。

案事又見高崇文傳。以爲崇文斬之。未知孰是。

王守澄傳。新書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弑帝於中和殿。

案傳所書如此。紀何以獨書陳宏志反。

田令孜傳。新書復光部將鹿景宏。

案當作晏宏。吳氏有糾。此筆誤耳。

王建等以八都衆八萬取金洋等州。進逼興元。節度

使牛頊奔龍州。

監本作晏宏。

新書糾謬曰。案僖宗紀作牛勛。未知孰是。

新書考異曰。五代史韓建傳作牛叢。舊本紀作牛蔚。叢蔚皆僧孺之子。蔚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忤中官以神策將吳行魯代還。不云爲晏宏所逐。

案蔚代還時以徐州龐勳之亂。非是時也。勛頊聲相近。自別一人。非叢蔚也。當爲舊書五代史之誤。楊復恭傳。新書楊瓌者。惠安太后弟。

新書糾謬曰。案后妃傳瓌乃恭憲太后弟。此誤也。

錢竹汀曰。二傳敘王瓌事。當去其一。

酷吏傳

來俊臣傳。新書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宏、崔神基、盧獻等下獄。舊書略同。

案新書武后紀。長壽元年一月庚午。貶任知古爲江夏令。狄仁傑彭澤令。流裴仁本於嶺南。二月戊午。秋官尙書袁智宏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八月。司賓卿崔神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九月癸丑。流李游道。

袁智宏、王璿、崔神基、李元素於嶺南。然則此六族非以同時下獄。新舊傳皆誤也。

來子珣傳。新書。天授中。人告子珣。與與邱神勣謀反。

案上文云。子珣俄流死愛州。下文云。詔誅神勣而宥與嶺表。舊書子珣傳。長壽元年。配流愛州。卒。周興傳。天授二年十一月。徙於嶺表。邱神勣傳。天授二年十月。伏誅。是與神勣得罪在子珣前一年。非一事也。

吉溫傳。新書。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參軍柳勣影附。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案狀。勣以誣誅。舊書。林甫專謀不利於東儲。以左驍衛兵曹柳勣。杜良娣妹壻。令溫推之。

案二書語皆不明。不知新書所謂柳勣影附者。影附何事。使果影附林甫。搖東宮之心。則林甫。吉溫。不應誅勣。且勣之罪。自不容誅。又不得云以誣誅也。考舊本紀。祇云。林甫誣陷柳勣等。通鑑云。杜有鄰女。爲太子良娣。良娣妹爲柳勣妻。勣與妻族不協。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則新書所謂影附者爲實。而云以誣誅者。乃措詞之不善也。又通鑑云。林甫令吉溫鞠之。乃勣首謀也。語仍不明。不知何事爲勣之首謀。或者柳勣本無此事。而林甫以意造之。并殺勣以滅口乎。則以誣誅者爲實。而所云影附者。又不得其實也。

羅希奭傳。新書。希奭出爲始安太守。張博濟。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皆逗畱始安。溫旣謫。又依希奭以

居國忠奏遣蔣沈臨按擅稽罪人貶海康員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五人舊書蔣沈鞠之溫死於獄中張博濟羅希奭死於州門。

案韋陟傳陟不與吉溫等同死中興後曾立大功新傳總言之而云遣使者殺五人語不明案逗圍者五人吉溫與四人同死而陟不與或謂此五人然希奭亦死而五人數仍不合如舊書所言則死者三人又非別遣使也通鑑吉溫貶後事全未載看

無從得其詳

崔器傳新書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真定公主下嫁崔恭禮館陶公主下嫁崔宜慶未知孰是

案唐會要真定作貞定餘與公主傳同

新書病亟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舊書達奚尹訴冤於我我不之許

案事不足述然當如舊書之文新書語意未完也

藩鎮傳舊書無此目

新書藩鎮傳序云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

案當云至代宗

藩鎮傳序云朱克融反傳十二世宣武傳四世而滅

案上文云。魏博更四姓。傳十世。成德更二姓。傳五世。盧龍更三姓。傳五世。則此皆當言更姓。朱克融亦盧龍也。歷李載義。楊志誠。史元忠。陳行泰。張絳。張仲武。周琳。張允伸。張公素。李茂勳。李全忠。劉仁恭。內除陳行泰。張絳不足數外。尙更九姓。宣武歷劉元佐。李萬榮。鄂惟恭。除鄂惟恭不足數外。亦更姓二。不當但言傳世也。

田承嗣傳新書。詔子華尙永樂公主。舊書同。

案此代宗時事。上文云。代宗以寇亂甫平。下文云。大曆八年。公主傳。華尙新都公主。則在貞元時。自是兩事。

新書。大曆八年。相衛薛崇死。弟蓆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蓆。蓆以衆歸承嗣。舊書略同。

案新書代宗紀。大曆十年正月。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逐其節度使薛蓆。叛附於田承嗣。薛嵩傳。大曆七年卒。當從舊紀作八年。詔其弟蓆知畱後事。十年。爲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蓆奔洺州。舊紀舊傳並同。然則嵩以八年卒。蓆代帥。且三年。非以邀節見逐。而歸承嗣者。志清非蓆也。此處新舊傳皆誤。

田悅傳。新書。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於邵。舊書同。案新書德宗紀。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岳。自稱畱後。魏博節度使田悅反。八月。平盧軍節度使李正己卒。其子納。自稱畱後。舊紀略同。新惟岳傳。求襲父位。帝不許。田悅爲請。不聽。遂與悅。正己謀拒命。舊書亦同。然則合謀同叛。在正己未死之先。而會於邵者。正己非納也。其卽爲納。要亦正己使之。非納不許承襲。而始與悅合謀也。此處新舊傳皆因田悅敗歸軍門持刀之言而誤。不

知此乃田悅假此以釋於衆。非事實也。

史憲誠傳。新書。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囂。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畱務。舊書略同。

案新書。田布傳。憲誠蓄異志。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憲誠得聞。因以搖亂。則是憲誠搖衆。在布未自殺之先。而利得其處。二書此傳序事皆不合。

李寶臣傳。新書。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翹。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舊書作八千人。餘略同。

案新書。元宗本紀。范陽將何千年殺河東節度使楊光翹。安祿山傳。遣高邈、臧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楊光翹。殺之。通鑑作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劫楊光翹。皆不言寶臣。未知孰是。舊傳八千人。當是十八人之誤。

新書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粟士百餘。奉母鄭奔京師。帝拘於客省。舊書初。王武俊既誅。惟岳又械惟簡。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

案二傳所言絕異。而下文言惟簡之忠於王室。雖有詳略。而意則同。然如新書所言。則惟簡始終純臣。新書既爲李洎、史孝章、劉澹等立傳。不使澆於藩鎮。何獨吝於惟簡而附之此也。

王庭湊傳。新書。會牛元翼出奔。庭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

案新傳敘事顛倒。

王元逵傳。新書。詔尙絳王悟女壽安公主。舊書。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主出降。加駙馬都尉。

案絳王悟女不應稱公主。考唐會要。憲宗十九女。壽安降王元逵。本深王女。豈憲宗愛其孫女因而女之。如德宗以順宗之子爲子與。然公主傳祇云。憲宗十八女。不爲壽安立傳。則此處當分明其辭。絳王深王亦未知孰是。

王鎔傳。新書。匡威與從事李抱貞俱死。

案歐公五代史作李正抱。

李載義傳。新書。大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舊書作五年。

新書考異曰。案文宗紀在五年正月。舊紀傳亦作五年。此誤。

李茂勳傳。新書。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鎧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州。舊書同。

案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字云。幽州請就和斷。遂卻班師。是全忠但請和而未嘗敗。蓋懷叛志。特揚言敗還。出其不意而反攻幽州。史不知而誤書之。

劉仁恭傳。新書。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誠於朱全忠。

案舊書昭宗紀。乾寧四年。劉仁恭大敗沙陀於安塞。李克用單騎僅免。五代史唐本紀及劉守光傳亦

載此戰。而新本紀不書。又不書劉仁恭叛附於朱全忠。何也。

新書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

案舊書昭宗紀。光化二年三月。朱全忠遣大將張存敬率師援之。又案五代史劉守光傳。亦作李思安。未知孰是。而新本紀不書此戰。漏也。

李納傳。新書正己死。祕喪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

案田悅傳亦載此事。然考本紀。悅洹水之戰。在正己死後。臨洺之戰。在正己死前。而悅傳敘此會。既在正己死後。又在臨洺戰前。恐皆有誤。

程日華傳。新書日華畱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止。舊書以朱滔方攻圍。慮爲所有而止。案滄州不屬朱滔。武俊何懼於滔之怨也。舊傳似較得情事。通鑑作時方與馬燧等相距。不能攻取而止。與二書所言又異。

程懷直傳。新書懷信其從昆也。舊書同。

案新書德宗紀。貞元十一年。橫海軍兵馬使程懷信逐其兄節度使程懷直。在本紀則懷直爲兄。在傳則懷信爲從兄。未知孰是。又新舊傳記懷直、懷信之死。舊傳謂懷信死而懷直歸。滄。新書謂懷直前死。并程權事。舊傳謂權爲懷直子。新傳謂權爲懷信

子。絕不同。亦未知孰是。通鑑從新書。

李同捷傳。新書自重允卒後。李寰傳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代。

案新書文宗紀。大和元年五月。橫海軍節度使烏重允討李同捷。十一月。橫海軍節度使李寰討李同捷。三年四月。滄景節度使李祐克德州。李同捷降。滄景卽橫海軍也。中閒更無傳良弼其人。又案傅良弼傳亦不載此事。

劉悟傳。新書。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

案新書劉全諒傳。正臣襲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王元志酖殺之。與此不同。舊全諒傳亦云。爲元志所酖。自當以彼傳爲是。其實此處祇云祖正臣。或云全諒姪也。足矣。

新書與監軍劉承偕不叶。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如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卽擣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

新書糾謬曰。案賈直言傳云。承偕陰與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耶。它日復爲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在悟傳則言其自是專肆。在直言傳則云臣節光明。又張問張汶與質責答應之詞皆不同。覽者莫知所從。

案通鑑作張汶。考異曰：杜牧上李司徒書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汶。今名從杜書。突厥傳：新書四年。武德四年也。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

新書糾謬曰：案孝基傳：武德二年，與劉武周戰，敗被執，謀亡歸，爲賊所害。此蓋誤也。

案新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執行軍總管王孝基。蓋姓王名孝基，非永安王孝基也。此傳誤增永安二字耳。

新書：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又明年，與黑闥、君璋小小入寇。

案上文既言四年事，則言明年者五年也。又明年者六年也。考高祖本紀：黑闥自五年十二月魏州之敗，至六年正月被執，二月伏誅，未嘗復奔突厥。此必誤也。

新書：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

新書考異曰：上文云：阿史那忠爲左賢王，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則忠與泥孰非一人矣。此乃云泥孰賜名忠，何其相矛盾也。

案新書於蕃將傳中，既立阿史那忠傳，此不必更言之。但當云：忠自有傳。

西突厥傳：新書射匱使使來，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帝不許。羣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有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戕之，不宣也。舊書：曷薩那先與始畢

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人請殺之。

案射匱西突厥始畢北突厥二書不同通鑑亦作北突厥請殺之但載於始畢已死之後又與舊書不同未知孰是。

新書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妻之舊書作金河公主。

案新舊書所載四夷人名多不同吳氏亦頗有糾正者然何可勝道略之。

吐蕃傳新書證聖元年孝傑以肅邊道總管戰素羅汗山虜敗還舊書萬歲登封元年戰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孝傑坐免官。

案新書武后紀素羅汗山之戰在萬歲通天元年卽萬歲登封元年也在證聖元年後一年又此戰紀傳竝書敗績又不得爲虜敗還也當從舊書。

新書君奭縱兵俘以旋時中書令張說議和云云舊書及封禪禮畢中書令張說云云十五年正月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西云云。

案新舊本紀封禪在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張說罷在十四年四月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在十五年正月君奭本傳在十四年冬十二月新書此傳敘君奭破吐蕃於張說請和之前誤矣當從舊書。

新書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卽之置振武軍獻俘於廟舊書略同。

案二書信安王禕傳竝載此戰在開元十五年。而新本紀不書。漏也。石堡城爲唐與吐蕃大關係。甚不宜略。

回鶻傳。新書思結爲蹕林州。舊書阿布思爲蹕林州。

案新書地理志蹕林州以思結別部置。舊書鐵勒傳亦同。阿布思當卽是思結之別部也。不然。上文思結部已爲廬山府矣。

新書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舊書詔以幼女封爲寧國公主出降。

案公主傳。肅宗七女。寧國第二。非幼也。且傳云。肅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紇。二年還朝。又和政公主傳云。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嫠居。是先實已嫁矣。唐會要云。寧國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封肅國。似較史傳所載爲得實。

僕骨傳。新書歌濫拔延。開元初爲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中以功至朔方節度使。自有傳。

案此傳文意不明。則未知懷恩爲歌濫拔延之子與。或首領僕固之子也。考新書僕固懷恩傳。貞觀二十年。以僕骨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譌爲僕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舊傳懷恩歌濫拔延之曾孫。拔延生乙李啜。拔生懷恩。雖舊傳以爲曾孫。而世次與新傳同。

則爲孫也。至新書此傳，尤自相矛盾。無論懷恩傳無拔延見殺之事，卽貞觀二十年丙午，至開元元年癸丑，凡六十八年，亦無懷恩爲拔延之子之理也。余家藏顏魯公所撰臧懷恪碑，言懷恩父設之隨懷恪來降，與二書所載皆不同。魯公爲懷恩同時人，其言當可據也。

契苾傳新書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

案但當云何力自有傳。

拔悉密傳新書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擊殺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會阿史那施爲賀獵毗伽可汗，不三歲爲葛邏祿所破，奔北廷。

案葛邏祿傳亦云，又與回紇擊拔悉密，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廷，而回紇傳云，襲破拔悉密，斬頡跌伊施可汗，與二傳不同，未知孰是。

新舊唐書互證卷二十

涇縣趙紹祖撰

沙陀傳

舊書無傳。

新書考異曰：新史以國昌父子之故，特立此篇。然克用有功唐室，不當以沙陀目之。且其後嗣遂有天下，當從魏武、晉宣、齊神武、周文之例，入五代史本紀，則不列於唐書可也。

案克用始終一心唐室，其跋扈處，乃是無學術以制之耳，不得以操懿、歡、泰等例之。且其後嗣有天下，乃得之梁，非取之唐，事在隔代，雖五代本紀不妨竝列，而唐書自當爲克用立傳，但不當僅附之沙陀傳耳。

新書王仙芝陷荆襄，朝廷發諸州兵討捕，國昌遣劉遷統雲中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云云。新書考異曰：案國昌以咸通十四年拒命，王仙芝陷荆襄在乾符四年，安得有遣突騎逐賊之事。考舊書是年，賊陷江陵之郛，楊知溫求援於襄陽，時沙陀五百在襄陽，擊賊敗之。蓋沙陀別有從征襄陽者，非國昌所遣也。

案錢氏所考最是，然新書之誤，以國昌父子拒命在乾符五年也。此處下文乾符三年，段文楚云云，三

年乃五年之譌。說已見本紀乾符五年下。蓋新書或緣此沙陀擊賊之事，而以爲國昌拒命後，不應復有沙陀助戰。

故決謂克用殺文楚在乾符五年也。

新書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言，易定故燕趙地，請分取之。於是可舉攻易州下之。景崇攻無極。

新書考異曰：案景崇以中和三年卒，子鎔繼之。光啓改元，鎮州帥乃王鎔，非景崇也。

案李可舉傳云：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是攻無極者鎔，此傳僞誤耳。但既下易州，則本紀例書陷，而昭宗光啓元年不載此事，但書幽州盧龍軍亂，何也。

新書乾寧元年，克用次新城，鐸膝行詣軍門降，克用鞭而縱之。

案新書昭宗紀，乾寧元年六月，大同軍防禦使赫連鐸及李克用戰於雲州，死之，與此自相矛盾。舊本紀亦祇言鐸爲克用所執，不言死也。

新書建又勸茂貞王岐，茂貞孱褊，亦不敢當。

案此等語最爲以辭害意，設不孱褊，可以當乎，非教臣子之道也。

黑水靺鞨傳，新書貞觀二年，乃臣附，以其地爲燕州。舊書武德初，遣閒使朝貢，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爲總管，又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賜姓李氏，尋卒，子謹行。

案新書爲李謹行立傳。此處自可略。然須從契苾何力、渾瑊等例略見之。乃全無一語及焉。亦非也。又案舊書地理志。營州都督府有燕州。武德元年置。新書地理志。幽州幽都下注云。武德元年燕州。則此言貞觀二年者誤也。當以舊書爲是。又新紀武德四年六月。營州人石世則執其總管晉文衍叛。附於靺鞨。傳亦不見此事。

高麗傳。新書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元菟郡公。舊書男生脫身來。詔授云云。

案泉男生傳云。封元菟郡公。則此言拜同善者誤也。當從舊書。

百濟傳。新書璋從子福信嘗將兵。乃與浮屠道琛據固甯城反。又云。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奔入壁。爭梁墜溺者萬人。舊書略同。

案新書高宗紀不書此反及戰。漏也。

新羅傳。新書眞德織錦爲頌以獻。中有句云。深仁諸日月。撫運邁時康。舊書作撫運邁陶唐。又收句云。昭我唐家唐。舊書作昭我唐家光。

案二書所載小異。未知孰是。

高昌傳。新書其王麴伯雅。隋時妻以戚屬宇文氏女。號華容公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太宗卽位。賜

妻宇文華鑣一具。宇文求預宗籍。有詔賜姓李。更封常樂公主。舊書同。

案二書俱未明言文泰所妻宇文爲何人。唐會要云。泰妻宇文。卽隋時所賜華容公主也。然會要又未言以宇文賜伯雅。實所未詳。

吐谷渾傳。新書。果毅都尉席君買。舊書作鄯州刺史杜鳳舉。

南詔傳。新書。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會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佯苴三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僭豐佑怒。卽慢言索質子。會宣宗崩。使者告哀。豐佑亦死。坦綽會龍立。恚朝廷不弔。卹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懿宗以其名近元宗。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去州走。通鑑考異曰。實錄或作琢。又作涿。樊綽蠻書亦作涿。實錄新書皆有李琢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洛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爲安南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又曰。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據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鄠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棄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又曰。杜悰以咸通二年七月入朝。而豐佑大中十三年死。則建議減蠻僭。必非悰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案新傳通鑑皆謂安南再陷。今考宣宗本紀。止有大中十二年六月。南蠻寇邊一語。無陷安南事。懿宗

本紀亦止有卽位時。是歲雲南蠻寇播州。咸通元年十二月。雲南蠻寇安南二語。無陷安南事。至四年正月。書雲南蠻陷安南。蔡襲死之。然則安南止此一陷。非獨新書此傳謂李琢時陷爲誤。卽溫公據實錄謂李鄠失守安南者亦誤也。且本紀亦未書陷武州。卽此傳但言李鄠棄州走。亦未言其陷。使蠻於李琢時陷安南。則紀傳何絕不見復安南事。又何以朝貢仍歲至。而朝廷僅以名近元宗嫌諱絕其朝貢耶。若於李鄠時陷安南。則已在咸通時。蠻何棄之而復來陷之耶。又考舊書懿宗本紀。咸通四年內有云。初大中末。安南都護李琢貪暴。侵刻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三年。大徵兵赴援。天下騷動。其年冬。蠻竟陷交州。所謂其年冬者。三年之冬。與四年之正月。正一時事也。新書此傳。本用其語。蓋舊紀綜前後大概言之。而新書修改時。諦視未審。遂致誤耳。又案通鑑云。咸通元年十月。安南都護復取播州。十二月。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此卽溫公所謂安南失守。從實錄書之者。考地理志。安南都護府治宋平。交趾則安南之一縣也。特以其地爲漢交趾郡。故通言交趾。或曰交州。如舊紀。其年冬。蠻竟陷交州。此實陷安南而云交州是也。其實分言之。則交趾自交趾。安南自安南。如新書此傳下文有云。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是也。恐實錄誤以陷交趾爲陷安南。而遂以爲安南失守也。今實錄不可得見。姑以意言之。如此。以俟知者。至李琢、杜悰二事。則溫公考之確矣。

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綴清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坡。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沫源。闕嘉州。

案懿宗本紀十年十二月雲南蠻寇嘉州本不誤此因雪坡二字欲極言之遂不覺誤耳通鑑考異曰案蠻以十一月至沱源非盛夏

新書故瀘州刺史楊慶復

案下文言楊慶諫曰云云通鑑考異曰新傳作瀘州刺史楊慶誤今本此處正作楊慶復但下又祇言楊慶爲違背耳又前言南詔酋將楊思儋通鑑考異曰當從蠻書作楊思縉

新書南詔知蜀強故襲安南陷之都護曾袞奔邕府戍兵潰

案上文言乾符四年又云是時駢徙節鎮海則此五年後事今考新舊僖宗紀及通鑑此數年中竝無蠻陷安南事祇新紀六年有黃巢陷安南一語然參考諸傳亦無巢陷安南事不知何故此兩處皆言陷安南而不相應也

驃傳新書十曰野鵝

案此下似脫驃曰某某一句以上下文知之

兩蠻蠻傳新書貞觀三年南謝首領謝疆來朝以其地爲莊州授疆刺史舊書爲南壽州刺史後改莊州

案地理志莊州下注云本南壽州貞觀三年以南謝蠻首領謝疆置四年更名則當以舊傳爲是

新書元和中辰淑蠻酋張伯靖叛黔中經略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

新書考異曰。案本紀同時討伯靖者。尙有東川節度使潘孟陽。傳失載。

新書又有顯養東魯諸蠻。永徽三年。與胡叢皆叛。高宗以右驍衛將軍曹繼叔爲嶺州行軍總管。戰斜山。拔十餘城。

案本紀不書漏也。通鑑事在永徽六年。

南平獠傳。新書。巴州山獠王多馨反。梁州都督龐玉梟其首。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臺郭行方大破之。

案本紀不書此兩事。漏也。又案下文大中末。戎瀘閒葛獠叛。宣宗懿宗紀皆無之。此等事本紀雖可不書。然以貞觀七年之東西洞獠。十二年之巫州獠例之。則彼書而此亦宜書也。龐玉事見龐堅傳。通鑑在武德二年。郭行方事。通鑑在武德九年。

西原蠻傳。新書。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陷欽橫潯貴等州。少卿子昌沔鬪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振。乃以唐州刺史陽旻爲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皆復。元和初。邕州擒其別帥黃承慶。明年。少卿等歸款。未幾復叛。

案憲宗本紀。元和二年二月。邕管經略使路恕敗黃洞蠻。執其首領黃承慶。三年六月。黃少卿降。十二年。容管經略使陽旻克欽橫潯貴四州。則陽旻事在路恕後。且十年矣。當是少卿降而復叛後也。今乃載之元和初前可乎。

新書。公素劾元宗擅以羅陽縣還黃少度。元宗懼。引兵一百持印章依少度。穆宗遣監察御史敬僚案之。僚與公素傳致元宗罪。以母老流驩州。衆以爲不直。

案穆宗本紀。長慶元年五月。邕州刺史李元宗叛。奔於黃洞蠻。元宗果叛者。豈不加兵而可以一御史案而罪之乎。且罪無過於叛。公素所劾卽誣。而引兵持印依少度。亦無以自明矣。而尙得減死而罪止流。衆且以爲不直。何也。竊疑紀所謂叛。傳所謂引兵依少度。皆不得其實。

姦臣傳舊書無此目。

李義府傳。新書。侍御史王義方廷劾。極陳其惡。帝陰德義府。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舊書。義方言其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義府云。王御史得無愧乎。義方云。仲尼爲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李義府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

案舊書王義方傳。具載劾義府之疏。亦刪去言詞過褻者。新書刪之是也。至與義府相答之言。則正氣凜然。卽不載之於此。或移入義方傳亦可。而竝刪之何耶。且新書許敬宗傳後。載袁思古戲許彥伯語。不過諸諛之辭。而從劉餗隋唐嘉話。韋絢嘉話錄增之者。欲傲舊書以所無也。而所增若彼。所省若此。未爲允矣。

李林甫傳。新書。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擿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旣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

薦林甫有宰相才。舊書略同。

案新舊二書韓休傳並云。休直方。不務進趨。而此傳乃言以林甫之薦己而重德之。不知其事出於嵩而與之有隙。不務進趨者若是乎。考休生平不應至此。其薦林甫自是不知人之過。而此傳未免誣之太甚也。此當是其時不喜休者所爲。舊書無識而載之。新書不知改而仍之。其失不獨與休傳矛盾耳。崔昭緯傳。新書居位凡八年。

新書考異曰。案宰相表及本紀。昭緯以大順二年辛亥正月相。至乾寧二年乙卯八月罷。居位未滿五年。

叛臣傳。舊書無此目。

僕固懷恩傳。新書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爲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舊書略同。

新書糾謬曰。案代宗寶應二年。錢竹汀曰。當作元年。吳氏誤也。

十月辛酉。雍王适討史朝義。甲戌。敗史朝義於橫水。

十一月。僕固懷恩爲朔方河北副元帥。在本紀則先破賊後爲副元帥。在傳則先爲副元帥。未知孰是。新書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舊書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於下博。

新書糾謬曰。案肅宗紀。寶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案雲京爲河東節度之後。未嘗移鎮。卒於太原。況雲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輕出會師。此誤書也。

案是時爲兗鄆節度使者。田神功也。蓋神功與兼訓。庭玉。皆稟命於李光弼。而來會師。新書既沿舊書之誤。以神功爲雲京。而又刪去河南副元帥五字。使後人無從稽考。甚非是。余藉吳氏之糾。而後得豁然於此。其用心不可沒也。

新書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旨。遵慶勸入朝。懷恩許之。副將范志誠諫。以爲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瑱已及誅。舊書同。

案此等皆非當時實有此語。史臣妄作之。而修史者不知改也。考李光弼上元二年。辛丑二月。以邙山之敗。罷太尉副元帥。五月。復爲太尉河南副元帥。罷不三月也。寶應元年。壬寅建寅月。光弼克許州。五月。及史朝義戰於宋州。敗之。十二月。及袁鼐戰於衢州。敗之。廣德元年。癸卯三月。李光弼及袁鼐戰。敗之。九月。裴遵慶宣諭僕固懷恩於汾州。是此數年前。光弼方宣力行閒。未嘗與朝廷有隙。而朝廷亦未嘗有薄待光弼之事也。至是年十月朔。代宗幸陝。十二月。自陝還京師。始以東京畱守召光弼。而光弼未赴。則又非九月時范志誠之所預知也。而與來瑱並言之。豈非史臣妄意造作。自謂總括。以至迷亂人目。而反使光弼蒙不白之冤乎。

李懷光傳。新書朔方都將牛勣斬懷光傳首以獻。舊書同。

案新書韓游瓌傳云。懷光自縊死。余家藏李元諒懋功昭德頌碑云。懷光自絞中閣。則游瓌傳爲得實。陳少游傳。新書。佶但諸史如江鄂州。舊書。佶但領胥史如江鄂等州。

案新書語不如舊書之明。

新書僕固懷恩李懷光傳贊在陳少游傳後。

新書糾謬曰。宦者馬存亮傳贊在楊復光傳後。與此俱失所附。

李忠臣傳。新書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舊書石帝廷。烏承洽來戰。忠臣與董竭忠退之。

案董竭忠新書不應刪其名。

高駢傳。新書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卽上書慢言不恭。下詔切責。舊書略同。

案舊書載責駢之詔有云。遂命上相親領師徒。因落卿都統之名。又云。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又云。豈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鹽。自謂寒灰。真同浪語。是駢上書與帝答詔時。止落都統。未停使務也。二書俱誤。又通鑑考異以爲駢罷都統在正月。解鹽鐵轉運在五月。得其實矣。而亦以爲事在上書答詔之前。蓋亦未嘗細觀此詔也。當是帝怒其上書之悖。答詔後。遂罷其使務耳。

陳敬瑄傳。新書俄而令孜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爲龍武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

領節度使。

案田令孜傳。俄削官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非敬瑄以令孜得罪而被流也。且敬瑄既被流而拒詔矣。乃召之爲龍武統軍乎。此必誤可知。

新書。詔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爲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

案昭宗本紀。無以建爲招討事。建拒命不罷兵。乃又以招討授之乎。此必傳之誤也。又案當時藩鎮。忽叛。忽臣。忽合。忽攻。一年蓋數反覆。故本紀並書相陷相殺。不以討屬之。并不以伏誅罪之也。惟楊守亮書伏誅。以至京師。而帝自誅之。故然其事正與敬瑄類。而守亮不入叛臣傳。且劉闢、楊惠琳、楊弁亦不入。而入陳少游、高駢。未爲平允。

逆臣傳。舊書無此目。

新書考異曰。舊書以安祿山等殿卷末。而不題逆臣之目。蓋倣漢王莽、晉王敦、桓元、梁侯景之例。

安祿山傳。新書。范陽節度使張仁愿。

案方鎮表。開元二年。始置幽州節度。天寶元年。更幽州節度使爲范陽節度使。張仁愿以聖歷元年爲

幽州都督。時無范陽節度使之名也。

新書。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守珪將殺之。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張九齡傳並云祿山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通鑑考異引九齡集有賜守珪兩敕正言此事則九齡傳喪師之事得實不知此傳何以不言而以盜羊小事當之也。

新書帝曰是有異相我欲厭之。

案九齡傳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則祿山異相帝豈識之此事蓋從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增不足信也。

新書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舊書同。

案元宗本紀在天寶十載八月此誤。

新書卽死年五十餘。

案此傳前云祿山生望氣者言其祥張仁愿欲殺之今考仁愿聖歷元年戊戌已在幽州至長安二年

壬寅李多祚代之且以長安二年計之祿山死於至德二載丁酉則年五十六也其天寶六載請爲貴

妃兒二書備載其事十載貴妃洗兒二書所不載而通鑑縷縷述之則請爲養兒時祿山年四十六洗兒時年五十也又以貴妃傳計之妃死於天寶十五載年三十八則當六載時妃年二十九以二十九歲之母養四十六歲之兒元宗卽昏憤不應至是此皆當時謗史而史臣無識取之意欲以垂鑑然元宗內寵貴妃外任林甫國忠其可以亡國者多矣何必採野史無稽之言以醜之乎。

新書。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

案新紀。至德二載十月戊申。廣平郡王俶及安慶緒戰於新店。敗之。癸丑。安慶緒陷睢陽。戰新店在睢陽前五日。與此傳矛盾。舊紀傳皆言陷睢陽在戰新店前。通鑑陷睢陽在癸丑。與新紀同日。戰新店。在己未。又後陷睢陽六日。未知孰是。

史思明傳。新書。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兵十萬攻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舊書。思明畱十月。會安祿山死。令歸范陽。希德畱百餘日。皆不能拔而歸。

案新紀。至德元載十一月戊午。史思明寇太原。二載正月乙卯。慶緒弑祿山。二月戊子。李光弼及安慶緒之衆戰於太原。敗之。丁酉。慶緒將蔡希德寇太原。卽自十一月戊午至二月丁酉。僅百日耳。安得有十月之久。且二載正月。祿山已死。則二書之序事顛倒可知。若月字爲日字之誤。又不得云且十月不能拔。作如此驚異語。

新書。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賊。舊書。節度使許叔冀合於思明。思明益振。

案新紀。乾元二年。不書許叔冀叛。不知何故。

新書祿山思明傳贊云。如祿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

案祿山、思明與劉裕、楊堅無一毫相似。贊殊不得要領。

李希烈傳。新書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

案如此傳所云。則寧陵之全。皆高彥昭之功。而劉昌傳全以功歸昌。不敘昭彥一語。何也。昌傳贊引杜牧語。謂昌全寧陵而名不傳。如彥昭者。乃真不幸也已。

新書洽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

案新書柏良器傳。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泝汴渠夜入。新舊書王栖曜傳並云。韓滉使栖曜以強弩三千夜入寧陵。三傳不合。未知孰是。

朱泚傳。新書。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伏。鬪射日月殺之。案新舊二書。渾瑊傳不載此事。上文云。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奔奉天。彼方倉皇之際。故瑊得以數十騎入。此則在高重傑已死之後。奉天圍方合。瑊守禦不暇。安得引數十騎攻長安乎。疑此與前所云。本是一事。而射殺日月。則在此時。戰奉天城下事也。宋公取書甚多。因其書備載首尾。而遂誤入之。不刪其前數語。遂至重複不可解耳。考新紀十月丁巳。朱泚犯奉天。乙丑。將軍高重傑死之。十一月癸巳。李懷光及朱泚戰於魯店。則此時正在重圍之際。而泚亦在奉天城下。

不在長安也。下文泚自將逼奉天，亦是敍次顛倒之故耳。又考下文云：城圍凡三旬有六日，正丁巳至癸巳日數也。

黃巢傳：新書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

案僖宗本紀：乾符三年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通鑑亦同，且言鐐在賊中，爲巢求官，而此與王鐐傳皆不言其降賊。舊紀亦言虜刺史王鐐，而傳則言其守汝州，爲賊所害，其不同如此。新書攻荆南，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糒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

案本紀：乾符五年正月丁酉，王仙芝陷江陵外郭，又考新舊書李福傳並云：福以沙陀五百救之，賊聞福至乃走，則此云城陷知溫走者非也。

新書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尙君長來降。

案本紀：乾符四年十一月，尙君長降，宋威殺之，在陷江陵外郭前，此敍於後，未知孰是。新書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瑋，又云：詒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

案新紀：崔瑋作崔瑋，當是紀誤。舊紀李迢作李巖，未知孰是。

新書巢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謂之洗城，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舊書略同。案舊紀亦在二年二月，惟新紀在中和元年四月，通鑑以新紀書日之詳從之。

新書程宗楚營京右。

案本紀中和元年四月丁亥宏夫宗楚死之。即在二年二月二人之死。必在巢復入京師時也。此傳上文。但言賊執宏夫害之。而此處有程宗楚營京右之文。紀傳不相應。

秦宗權傳。新書使秦彥寇淮肥。舊書略同。

案此非和州刺史秦彥也。通鑑作陳彥。或爲是。